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季 稗 史 初 編

(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明季稗史初編

(一)

國學基本叢書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鋌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眞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廷。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籍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改敕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訐。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僨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眞有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進。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羣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烈皇遺跡嫩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相過。從詢及舊事。尙有一二仿佛胸臆。問竊恐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備修史者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屈。寧以身殉。輒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秉書于考槃之煑石亭。

明季稗史初編目錄

卷一	烈皇小識	卷二	烈皇小識
卷三	烈皇小識	卷四	烈皇小識
卷五	烈皇小識	卷六	烈皇小識
卷七	烈皇小識	卷八	烈皇小識
卷九	聖安本紀	卷十	聖安本紀
卷十一	行在陽秋	卷十二	行在陽秋
卷十三	嘉定屠城紀略	卷十四	幸存錄
卷十五	幸存錄	卷十六	續幸存錄
卷十七	求野錄	卷十八	也是錄
卷十九	江南聞見錄	卷二十	粵游見聞
卷二十一	賜姓始末	卷二十二	兩廣紀略
卷二十三	東明聞見錄	卷二十四	青燐屑
卷二十五	青燐屑	卷二十六	吳耿尚孔四王合傳
卷二十七	揚州十日記		

明季稗史初編卷一

烈皇小識

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攜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邏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遍犒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暑。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卽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甯。崇貞。御筆改貞爲禎。點用之。

上卽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諡號。立周后爲皇后。尊張后爲懿安皇后。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冊立太子。封奎嘉定伯。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歲祭中霤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繼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所不能治者用之。上蹙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上既登極。所以優容客魏者。一如熹廟。而信邸承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翦除一空。復散遣內丁。方始調逐逆賢。肘腋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榕。皆逆賢爰立也。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枚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山朱宗道。高邑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爲科道劾奏。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靖忠靈。以副朕懷。

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殊憫焉。蘇松等處織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魄。猶然鬱錮。含冤未伸。著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褻贈卹。與褻贈。應卹。蔭卹。與卹。蔭。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卹。與復官。應起用卹。與起用。有身故捏賊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卹。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子報官。奄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

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稟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璫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顏繼祖宗鳴梧瞿式耜鍾炆等爲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爲事。而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褫革。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於是中書林瑞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爲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尙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爲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進厥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爲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鏘。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僭書大工。具致書魏良卿。欲爲逆賢造滲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諛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卽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伸與維垣不足道。照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照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餒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照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搆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

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稟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疊疊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擱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禬。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爲之祖父。且愚賢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輿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略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

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虛公。而維垣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其於廷弼也。特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尊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政。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璉及抗疏撻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但稟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璉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璉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於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論深刻。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參沈淮忤逆璉而譴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於逆璉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此說胡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期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

嘆哉。至批劄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以爲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真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憎。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上爲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鍼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

宮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尙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劾之。逐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鍼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著冠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禁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爲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時羣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啓事翰林。必由內閣題請。元城旣逐。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平湖晉江以會試主試入闈。高陽特題起陸先文肅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人兼及者。以嫌避也。人謂老高陽德憑成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若宰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皆得若宰。遂定爲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吏都垣魏照乘係華亭丙辰所取士。故與會推上。亦貯名金甌。用金箸決之。首夾卽得華亭。然兩公勳業德望俱無聞焉。何以邀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略曰。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寘天。實坐不赦之辟。而日爲逆璫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忠選恣爲縱肆。剝君虐民。幾激大變。應行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宮門哭。聲達帝。上立拿倡首二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考陵。煥疏留中。

倪元璐疏請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議關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爭梃擊者力護東宮，爭風巔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填篋。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稱頌德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剋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執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思若未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官之筆，互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並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敍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有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溫湯，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千年不釋也。時上卽欲將要典焚毀，蕭山稟旨，這所請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旣而廷議僉同，奉旨要典著卽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

爭不可毀。繼以痛哭。聲徹內外。退復上力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史吳煥上疏糾之。略曰。孫之獬爭要典不可毀者。云皇上于熹宗。曾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二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埽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是明咎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孫之獬亦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而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邪奸黨。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踵發禁廷。東宮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詰之。威神廟光考。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恆羸。崔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鼎湖遽逝。攀髯無策。而涕泣號呼。歸罪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乃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罪。反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心。則負展奠鼎。他何暇恤。彼謂待宮眷必宜從厚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迨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顯。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勒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也。如以爲先帝敍文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封。位上公。錫鐵券。胙七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羣愚。欺當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不可枉。

也。惟是公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政。邪說橫行。伏祈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爲無禮於君者戒。疏入。蕭山輩竭力調護。得旨。孫之獬已經回籍。詞林閑局。不必過求。

原任尙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略曰。前臣戍大同。目擊內鎮尅減馬匹銀兩。陽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刳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此時撫按脅於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聞。邊防迄今壞盡。卽一鎮可推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蟪集。究其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贊見旣而逢惡。魏廣微以擔當共媒富貴。某宜戍。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尅減工銀。無闕最後私受銅商厚賄。挪借借薪司錢糧二十萬。拂忠賢之意。勒令閑住。原疏可按也。及覩逆賢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參崔呈秀。以爲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潛居輦轂。日與奄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線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稟旨。有不苛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著回原籍去。

御史陳乾陽疏參趙鳴陽曾入逆賢之幕。有旨逮問。先是有魏奄學顏者。侍神廟久。奏對便捷。能解聖意。神廟頗信任之。光廟時卽休退矣。曾延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陽誤以學顏姓魏。疑卽逆賢。故疏參之。後法司審鞫得實。鳴陽仍放回籍。

上以潛邸留心時藝。卽入內合諸奄而試之。出事君能致其身題。取鄭之蕙第一。卽陞隨堂掌尙膳監印。未幾乞休。

上求治頗急。召對羣臣。多不稱旨。每加誚詰。羣臣愈惶悚不能對。惟長山條陳稍捷。上每溫顏以優禮之。時貂孽楊維垣等相繼出逐。雖出聖斷。而票旨多由長山。於是御史袁宏勛有疏攻之。略曰。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爲祟。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否耶。未毀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借之以殲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御史高捷史藻相繼糾參。錦衣張道濬亦有疏參。而工科楊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濬越位妄言亂政。乞加重創。時上傳諭欲將宏勛等重處。鴻訓三揭力救。乃免。

時當考館選。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範上館額蒙恩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上因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又曰。旣知張星名。又何云不知。士範對。疏入後始知之。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重。致有此舉。誠爲可惡。闕在皇上。登極宏恩。惟望優容。上乃命寫本人。闕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話疏上。有旨士範著回原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之逮也。由于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啓睿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啓睿奏。奉旨九卿科道會問過。據實回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睿對。李實與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尙書王永光。永光對。李實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

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睿對威福出於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又召對。上特攜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參問周起元等原疏。卿等可詳觀之。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閣臣詳覽良久。俱對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九卿科道。遞閱皆然。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可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按李實空本是矣。本內所列事款。遠在江南。係何人開送。時爲實費奏者孫昇也。何不請提孫昇鞫問。窮究到底。卽云填寫出於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永光窺瞰上意。全無執持。小人常態。固不必言。啓睿身任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一語卸責。亦安用司寇爲矣。而閣輔科道諸臣。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不問決不待時。天語煇煇。法司置面孔於何地。竊謂蘇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賢。以下闕

給事中韓一良有勸廉懲貪疏。深當聖意。因召對。出此疏覆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甫讀畢。取疏付閣臣閱。劉鴻訓奏。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友問遺之類。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矣。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御史。吏部尙書王永光承旨。因奏科臣露草。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處一二。以爲貪官之戒。上召一良。指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著據實具奏來。一良對。臣今未敢深言。俟插遼平復之後。具奏。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上意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具奏。一良回奏。參周應秋。閻鳴泰。張翼。明楮。泰初。後復召對。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已下部聽勘。

俱無用爾參。又取一良前疏反覆展視。御音朗誦。至臣素不愛錢而錢自至。據臣兩月內辭却書帕。已五百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讀至此。擊節感嘆。厲聲問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之。一良始終以風聞對。上遂震怒。謂其以風聞塞責也。上卽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都御史不是輕易做的。要有實功。方許實授。劉鴻訓等合詞奏請。臣不爲皇上惜此官。但爲皇上惜此言。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輕奏。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

廷推袁崇煥爲甯錦督師。崇煥赴任。陛見。上召問曰。建部跳梁。十載於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崇煥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矣。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歸班。上暫退少憩。給事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煥言聊慰聖心耳。譽卿言。上英明。豈可漫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慚然自失。頃之上出。崇煥卽奏。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卽諭戶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禎。著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謂東建蓄謀已久。器械犀利。馬匹調習。今後解邊弓甲等項。亦須精利。上卽諭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張維樞。今後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者。俟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

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卽與選授。所不當用者。勿致濫推。上卽召吏部尙書王永光。兵部尙書王在晉。諭以崇煥意。煥又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國。便成萬里。忌功妒能。夫豈無人。卽凜凜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見亂臣之方略。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條對方略。井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賜之尙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尙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上深然之。命擬諭來看。

廷推王象乾以原官總督宣大。上召同閣臣皆入檻內。去御案咫尺。蓋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可面陳來。象乾奏。臣年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有方略。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敍插漢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朵顏等夷三十六家。今日應與哈慎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插薊鎮。沿邊駐牧。爲我藩籬。似亦可敵插酋。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夷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持羈縻。閣臣劉鴻訓奏。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六百里。上卽問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上又問。倘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奏。夷情約數百言。上始色喜。隨諭象乾曰。卿年雖踰八旬。精力尙壯。朕心喜悅。卿撫插酋于西。袁崇煥禦於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象乾與閣臣俱叩首而退。按崇煥原知遼不可復。冀以款羈縻歲月耳。觀其舉薦象乾。意可知矣。蓋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旣赴任。專任插酋撫賞事宜。舊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綵繒。互相貿易。名曰馬市。虜中駒初生。繫其母於山頂。駒從下一躍而上者。留充馳驅。躍至半而踏者。殺以爲食。其懦不能躍者。則以與中國爲市。象乾建議。虜中旣驚馬相誑。不若却其馬而以價

之半與之。少司馬申公用懋持不可。謂虜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於虜不無少損。且以幣易馬。尙有名可舉。今無故斂繪幣與之。去歲幣幾何。毋乃爲朝廷辱乎。又插索數甚奢。申公謂邊損其數。虜未必俯首聽命。塞外舊棄地甚多。盍以秦寧等地爲名。虜能歸我舊疆。我當如虜所請。虜必不肯割地。然後減損其數。在我爲有辭矣。時象乾耄無遠圖。當事者急欲成功。遂苟且從事。未幾插管內犯。入大同。殺僂甚慘。撫終不可成。而浪擲金錢數十萬云。

上勵精圖治。而念切民艱。給事中黃承吳面陳水利。因言東南時患水災。皆水利不修之故。上問水利何爲不修。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須要錢糧。臣等前已擬旨著撫按酌議具奏。上沈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彼處撫按酌議。御史毛羽健有疏請蘇驛遞。上命羽健自讀。因諭閣臣曰。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可卽擬票來。及票至上。以票內有按撫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語屬含糊。復命改票。御史高欽舜奏。請令各邊開爐鑄造軍器。上問可行否。閣臣皆奏可行。上曰。何謂可行。李標奏。各邊自爲禦敵計。定當堅好。上曰。此非祖制。御史梁子璠疏請汰兵餉。內有各邊虛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部事侍郎王家禎同兵部尙書王在晉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請添兵增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上矍然曰。荷戈者皆老弱。豈能禦敵。如何不查。卽勅戶兵二部。速選廉幹司官。往各邊查核具奏。

上因召對。特命科道官至御前。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舉劾。就中無不冒濫。爾等試

自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乎。所劾者果人人不肖乎。朕曾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上之孜孜求治。求言若此。

袁崇煥至錦州。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諭曰。崇煥前云安撫錦州。兵變可彌。今疏又云軍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百官有請允發者。有請發內帑者。上詰問戶部。時尙書畢自嚴甫履任。極言戶部缺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疏云。初三日卽發變。今已初二。卽此時發去已遲。何救於鼓譟。上又云。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上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朕豈吝此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忌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此寧遠鼓譟不處治。流水發餉與他。今又鼓譟請發內帑。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爲何如。延儒奏曰。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急則治其標。固當與之。然非長策。還望皇上集廷臣從長計議。畫一經久之策。上曰。此說良是。若是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內帑豈不涸之原。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解來。卽如賊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稽遲。糧餉何時得足。上又曰。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榷。猶然事事如故。召對都成舊套。商榷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上又曰。朕自卽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於色。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聖眷矣。時十月初二日也。

插酋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束手坐視。只請兵餉。上又曰。插酋殺僇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止仗一嚙。嘛爲講款。不令虜輕中國耶。上又曰。講款整飭。著實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他。上又曰。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敍功不升。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後渠家禎辯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甚夥。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酋十餘萬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兵。抵十萬插酋。卿等試思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文臣極是。但自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二三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錢龍錫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尙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不同。嗚呼。有君無臣之概。上已顯然於言外矣。

阮大鍼之逐也。票擬出長山手。大鍼先嗾袁宏助等攻之。不動。因日夜伺其短。而長山特有聖眷。頗肆招搖。復向人語。皇上畢竟是冲主。隨有布此語於宮中者。上聞之怒甚。適有擅增勅言之事。長山遂膺嚴譴。

惠安伯張慶臻營謀管事。用賄于長山。於勅書內擅增數字。大同失事。本兵王在晉隱匿。不以實告。御史吳玉上疏參劾。上召對。命吳玉宣讀。讀畢。上問閣臣。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放他去。上曰。此事只有一個是非。封疆大事。中樞重任。自有祖宗之法。如何只教他去便了。上又問閣臣。張慶臻改勅書一事。

卿等豈不知道。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豈有不知。上又問慶臻。不上本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瀆奏。上曰。改勅書。怎云是小事。因令諸臣奏來。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俱謝不知。上曰。卿等在外邊。都是知道的。今乃說不知。又令科道官奏來。給事中張廷鼎奏。張慶臻用賄改勅書。是實。李覺斯與御史王道直俱奏。如廷鼎言。但不知主使何人。吳玉奏。主使係劉鴻訓。張慶臻辯。改勅書係中書之事。臣實不知。吏部左侍郎張鳳翔奏。慶臻用賄改勅。竊弄兵權。大不敬。無人臣禮。中書不過頤指氣使之。人如何擅敢改勅。閣臣李標等合詞奏。臣等與鴻訓同事。並不聞有此。還求皇上細訪。上曰。這樣明講。何須更訪。卽令閣臣擬票。閣臣遂巡未卽擬。上正色嚴促者再。乃擬旨。鴻訓慶臻俱革職聽勘。又吳玉疏內有時局字。上問何爲時局。玉奏。如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將魏忠賢比朕。又吳玉奏事時。給事中熊奮渭私議疏中。開國元勛等語爲非。是其聲頗高。上問班中有聲是誰。熊奮渭長跽俟命。候召對畢。與百官同出。隨傳熊奮渭著降三級調用。後部院會勘有旨。王在晉革職回籍。劉鴻訓附近充軍。

袁崇煥屢疏請餉。上召對。諭諸臣曰。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視爲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又曰。關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何以底止。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不止爲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嘗少他月餉。如何動輒鼓譟。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尙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羅雀掘鼠四字。深契聖心。延儒之盼盼于枚下。其衷愈熱矣。

上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繼而微笑。嘻。甚。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

上究心利弊。尤留意邊防。各邊以缺餉告。司農仰屋無計。上因召對。諭諸臣曰。朕記得先年有大工。有生祠。多少錢糧。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毀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內鎮。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裏去了。戶部尙書畢自嚴奏。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上問外解何以不全完。上又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朝廷給餉養兵。原期實用。如此動輒鼓譟。養這驕兵。何用。隨諭自嚴。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多要澈底澄清。逐一查算具奏。按祖制。直省各有預貯銀兩。以備急用。多者幾十萬。少者十餘萬。如薊鎮。則有銀八萬五千有奇。貯遵化縣庫。名曰備邊。江南有銀十萬兩有奇。貯鎮江府庫。浙江有銀十七萬兩有奇。貯溫州府庫。名曰備倭。他省仿是。地方猝有變亂。不煩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辦。自魏忠賢生祠開端。咸取給於是。造祠者十之二三。餘皆入撫按司道私囊中矣。斯時若大臣有留心國計者。委曲詳列其弊。并請嚴查各邊各省備邊備倭原額錢糧。幾何。生祠開銷幾何。卽勒令建祠撫按司道照額補償。遴選風力科道。究竟其事。俾國家收士飽馬騰之用。而氓庶免頭會箕斂之苦。且使世之爲貪吏有餘財者。知法制嚴明。不敢恣其豁壑。亦救世一策也。惜乎廷臣平日。毫不究心。無以慰聖天子焦勞至念。自此以後。帝意天下自有餘財。羣臣不肯實心任事。雖兵荒洊臻。言賑言蠲。皆置不省。嗚呼。真千古有餘痛矣。

明季稗史初編卷二

烈皇小識

天啓元年辛酉。虞山錢謙益以編修主浙江試。歸安韓敬與秀水沈德符預捏字眼。假稱關節。令人遍投諸應試者。約以事成取價。浙士子多墮其網中。錢千秋與焉。千秋字眼。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爲七藝之結。謙益在闈中。弗暇察也。比撤棘。敬等卽發覺其事。復唆禮科顧其仁磨勘參送。謙益亦自具疏簡舉。奉旨下部。部擬千秋與居間。徐時敏金保元俱依律遣戍。謙益與本房鄭履祥失於覺察。罰俸三個月。奉旨依擬。此天啓二年事也。後時敏保元在獄病故。千秋發東勝右衛所充軍。收管存案。隨遇赦。撫按給帖釋放。事結久矣。當枚卜。廷臣共推穀謙益而宜。與周延儒以召對數語上契聖衷。若一列名。必蒙點用。延儒又結好於戚畹鄭養性萬煒。及東廠唐之徵。以爲內援。給事中瞿式耜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延儒。延儒大不堪。時吏部尙書王永光杜門乞休。勢在必去。御史梁子璠特疏欲令侍郎卽代之。於是式耜疏請永光料理枚卜。然後聽其去。永光遂開籍見朝。會推疏上。首承基命。次卽謙益。而延儒溫體仁俱不得預。延儒暗布流言。謂此番枚卜。皆謙益黨把持。上閱會推無延儒名。遂入其說。體仁乃上直發蓋世神奸疏。卽舉千秋關節事參謙益。上爲召百官面訊。謙益奏辯。千秋關節已經疏參。刑部勘問明白。現有案卷在部。體仁稱千秋在逃。過付者爲徐時敏金保元二人。提至刑部。親口供扳謙益。如何隱得。彼此質辯良久。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上來。上問體仁。疏內稱神奸結黨欺君。奸黨

是誰。枚卜大典。誰人一手握定。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至於此番枚卜。皇上務求真才。其實多是謙益。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久經問結。體仁資俸雖深。品望甚輕。會推不與。遂不甚熱中。如謙益關節果真。何不糾於未枚卜之先。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聽聖裁。體仁奏科官言正見其黨謙益。蓋未枚卜之先。不過冷局。參他何用。糾之於此時。正爲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字。昔者魏廣微欲逐趙南星楊漣等。於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時無人承旨。上問錦衣衛何在。衛帥承旨將允儒扶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後聽其去。是冢臣去留。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謙益熱中。枚卜先令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朕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公不是公。王永光奏。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耿志煒。便知道了。體仁奏。永光是六卿之長。用賢退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道掌道御史房可壯奏。臣等多是公議。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是公議。諸臣奏來。閣下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體仁奏。分明滿朝俱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若不受賄。如何得中。況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謙益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辨復。謙益可以枚卜。則千秋亦可會試。李標等又奏。前次招問明白。上曰。招也閃爍。不可憑據。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問諸臣不敢奏者。一者懼于天威。二者牽於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現有招案硃卷。已經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的據。

不必又問諸臣。上又詰問諸臣曰。朕著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個人把持定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體仁奏。臣子身孤立。滿朝俱是謙益之黨。臣疏既出。不惟謙益恨臣。凡謙益之黨。無不恨臣。臣一身豈能當衆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見上焦勞於上。諸臣皆不以戒慎爲念。不得不參。懇乞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凶鋒。上曰。旣爲國効奸。何必求去。時謙益伏地待罪。上命出外候。次日本旨。錢謙益旣有議論。著回籍聽勘。錢千秋法司提問。又章允儒房可壯各具疏認罪。瞿式耜梁子璠各具疏回話。有旨俱著降三級調用。

已而御史毛九華疏糾溫體仁逆詞媚獻詩冊。任贊化疏糾體仁居鄉不法事。上召對體仁。奏。臣若有媚璫詞詩。必以手書爲贄。萬無木刻之理。旣係刻本。必流傳廣布。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及。且此冊何不發於籍沒逆璫之時。而得於九華之手。乞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從何得來。則真僞立見。若但以刻本爲據。則刻匠遍滿都城。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假捏。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八月買自途間。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體仁奏。臣參錢謙益在十一月。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旣得此冊。何以不急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於條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日徑徑自守。亦有品望。但因參論枚卜一事。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體仁奏。臣通籍三十年。並無一字掛入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起。凡可

以殺臣逐臣者無所不至。豈一人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係謙益之黨無疑。上曰。溫體仁也。辯得是。又召御史任贊化。上曰。毛九華參溫體仁一詩。尚且不真。爾如何參他許多無根之言。如此褻語。在御前瀆奏。體仁奏。贊化疏全是誣捏。凡宦游臣鄉者俱可問。卽如說臣與陳與郊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事事無影虛捏。如此贊化奏。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口如一。體仁奏。去年謙益未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削奪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璫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吏部。覆之爲民。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證也。去秋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特出薦相才一疏。蓋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周之班行。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證也。若謙益幸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恨臣最深。誣臣最甚。贊化奏。陳以瑞部覆冠帶閒住。皇上獨斷著他爲民。體仁如何力保以瑞。體仁奏。臣非致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曾參謙益。故贊化還將以瑞參論。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自是體仁以告訐見知於上。結黨之說。深啓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堅矣。

江西庶吉士朱統銜與吳江公有交。其得館選也。吳江爲之道地。雖云無私。而實有意。給事中閻可陞疏攻吳江。并及統銜。著仍選中書。周道登准回籍調理。後統銜朦朧起授檢討。上亦弗深究也。

上一日御日講。講官徐光啓講中庸畢。上忽問曰。旣云知天地之化育。又云其孰能知之。是同是異。光啓以化育分內知。孰能知分外知。上哂曰。知也有內外。年終講官敍勞。內閣題光啓以禮部侍郎加太子賓客。照舊日講。上抹去照舊日講四字。

二年己巳二月初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我明中宮。無生子者三百年來。周后一人而已。

考聖躬燕寢之所。爲屋三楹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而後第三間。其第三間聖躬晏息處也。其第二間具大薰籠貯衾褥之屬。凡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裳。裸體至第二間。取衾褥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褥也。卽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用此禮。惟先后以會同糟糠。不肯赴召。及聖駕幸宮中。舊例聖母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蒲州再召。適當推敵逆案。右庶子楊世芳。其姻家也。世芳乃纂修要典者。自應入逆案中。蒲州力庇之。薛國觀亦以沈維炳護持。俱邀漏網。而同事朱繼祚。余煌。張惟一。袁鯨等。皆援例格外矣。以此蒲州相業頗不協人心。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深稱弊。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各一員。所以釐奸剔弊。計自至詳也。而諸府奸更甚。四月。上特發其弊。監督主事劉鱗長。巡視給事中祖重燁。御史高賚明。俱下獄。因追論元年同事諸臣。惟重燁與御史吳阿衡。狼籍頗著。復徵阿衡下獄。鱗長賚明以無染。止行降調。阿衡於邊警時。以邊才拔爲監軍御史。重燁遣戍。

烏程旣特疏參虞山。宜興復於召對佐理之。舉朝皆與爲敵。彈章如羽上。堅留不放。時有四凶之目。指烏程長垣。宜興及少司馬也。八月。部推烏程爲南京禮部尙書。以駱從宇陪。推大理寺卿康新周爲南京工部侍郎。以何喬遠陪。御筆俱點陪。喬遠以尙寶卿請告林下。僅五品耳。而躡躡九列。則烏程之提挈也。

九月。河南道驛傳道缺。推原任副使路周賀填補。領勅之日。適上正視朝。路老邁甚。支離萬伏。上傳諭閣臣云。路周賀舉步蹣跚。語言蹇蹇。河南雖不是邊道。驛傳也不是容易做的。卿等還傳與吏部知道。出言成章。真天縱也。

於是。有三盛事。皆非人力可強致者。一則錦衣徐本高之八世一品也。本高爲文貞公元孫。文貞前以少傅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四世一品矣。本高承父貞武蔭。歷官都督同知。際遇覃恩。亦得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亦恰四世一品。雖總由文貞推恩。而一人不中斷。一人不重疊。恰符八世俱腰玉。稱一品亦宇內所希覯矣。一則南海黃士俊之父也。士俊登萬曆丁未狀元。歷官禮部尙書。際遇覃恩。封其父如其官。適百歲。士俊給假歸家。稱觴有旨。准與建坊。錫名熙朝人瑞。夫百歲稱觴異矣。乃其子以尙書頓首堂下。己亦受尙書封。緋袍犀帶。稱百歲老臣。且邀有煌煌天語。不尤異乎。一則晉江楊元錫也。元錫登崇禎甲戌進士。年纔十六。釋褐之日。髮僅覆額。所謂其位可致。其年不可倖也。

浙江總兵王光有病不任事。寧紹副將林某勇而且廉。當事者擬以林繼王之座。林某亦頗有望擢之思。遣役入都修候。王亦遣役入都。兩役交遇於職方之門。王役謂林謀攘其主之缺也。不勝甚其怒。遂揮老拳。林役不敢抗。展側之際。所費候儀墮地。事既宣傳。不可終隱。職方郎中方孔炤具疏參林。有旨革職。提問人皆寃之。

琉球國王新立。遣使告知。且請受封。舊例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充正副使。時科已推山東杜三策。行人應屬江西蕭士瑋。次則山東孔聞籍。兩人交相推諉。至詬詈于司正。揚掄之門。掄不勝其憤。遂自請行。有

旨揚掄歸陸京堂用。蕭士瑋降三級調外任。孔聞籍不准考選。調南京用。掄與三策皆賜一品服。以是年九月出都。至六年八月始克航海完冊封事。歸時颶風大作。幾葬魚腹。七年二月復命三策陞太常寺少卿。掄陞尙寶司少卿。掄以驚悸成疾。未幾卒。聞籍後陞陝西西寧兵備道。適番夷之變。合家自焚。陝西饑民倡亂蔓延。廷推楊鶴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全陝。上召問方略。鶴第以清廉自持。撫恤將卒對。先是天啓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衆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禦。直入縣殺耀采。衆遂圍聚山中。巡撫胡廷宴老而耄。置之不問。又延慶連歲荒旱。去冬有王嘉允者。倡亂于府谷。蔓延於西漢以南。今春延綏巡撫岳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各報略陽淳化綏德宜川等處流賊孔棘。鄖陽撫治梁應澤。亦以漢南盜告急。三月商維兵備劉應遇率毛兵至漢中。合川兵擊賊。賊奔漢陰。應遇追斬五百餘人。誅其渠魁十餘人。餘悉北走。漢南盜平。八月賊復犯耀州。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共萬餘人。擊賊于雲陽。賊旣敗。夜來乘雷雨掠淳化。入神道嶺。此流賊之始也。九月奢安二酋平。先是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先後稱叛。雲貴不靖者七年于茲。去冬復起。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湘廣西五省。專任討賊。而賊據大方。阻險負嵎。崇明僭號大梁王。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謀犯先赤水。燮元偵知之。命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頗不支。復遣監軍副使劉可訓同降將羅象乾。以奇兵繞出其背夾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沒于陣。官兵斬其首以獻。捷聞。燮元等俱進爵。賚銀幣子廕有差。

御史毛羽健疏請添設永寧巡撫。卽以劉可訓爲之。以靖地方。以勸勞臣。不報。

是冬擬册立東宮。中外皆望大赦。九月二十六日。上召閣臣進。已素袍角帶。決意行刑。二十七日。御筆勾逆案倪文煥。李夔龍。梁夢環。田吉。封疆則總督楊鎬。撫臣張翼明。總兵渠家禎。監造則工部高道素。偕內臣黃用。督造桂王府第。時惠王封荊州。桂王封衡州。並在湖廣。筭計者臆揣就國。必以齒序。經費每急。荆緩衡。天啓七年夏。桂王之國。距惠王僅數日。巡按溫臯謀疏乞展期。逆奄矯旨切責。有司倉皇趕辦。道素與用畫工。趨造道素督正殿以外。用督寢殿以內。皆潦草塞責。今年三月初三夜。大風雷雨震寢殿。壓死宮女六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同諸宮眷卽露立庭中。蓋深恐覆壓之懼也。事聞。黃用司禮監拿問。道素革職。法司究問。用獄未具。道素在刑部先擬贖徒。御史董羽宸上疏激上怒。屢讞屢駁。加等論死。至是勾及之。閣臣韓爌以爲請。上曰。朕若出藩邸。這就是榜樣。高道素監造王府。而使數百宮人死於非命。卽寸斬之。未足蔽辜。又何請焉。是日道素意必無他虞。沉醉以往。及行刑則已醒矣。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人多冤之。黃昏大雨雪。

十月之朔。上御殿頒歷。忽有聲冤自刎于丹墀者。究竟之。乃民間詞訟事。其人刎而不死。上命刑部提問其事。立案不行。時先文肅語當事曰。此怪兆也。宜修邊。逾月卽有遼警。

毛文龍向爲遼東參將。遼陽陷沒。文龍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人。文龍以術籠絡之。遂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南貨繒幣。北貨參貂。咸于文龍處輸稅掛號。然後敢發。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掠沿海陵丁。或指建州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

是積功官都督。掛平遼總兵印。逆賢時各邊出內奄鎮守。文龍亦疏請內奄監其軍。上卽位。嚴核軍餉。勅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多欲人也。旣飽其欲。遂盛誦文龍忠勇可用。士飽馬騰。絕無破冒。文龍亦憚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於清。願捐金三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遂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督師出關。上召問方略。以五年爲期。可以平遼。及履任。覘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已。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強之。再四不聽。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閱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文龍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崇煥亦置酒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卽座中擒文龍。斬於轅門外。時崇煥立營嚴整。衆亦不敢犯。文龍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時七月間事也。先是崇煥出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當先從東江做起。龍錫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卽入錢語。上以問龍錫。龍錫謝實有之。而文龍旣殺之後。清來索賂。崇煥無以應。特疏請增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并從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上集羣臣廷議。皆執奏不可。崇煥無所出。遂聽清入犯。由喜峯口馬蘭谷松棚路闖入。直抵遵化。時新令嚴汰冗兵。被汰者陰謀爲亂。清兵臨遵化城下。薊撫王元雅尙汰兵四百人。兵卽開門延師。元雅死于亂軍。清兵遂破三屯營。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統兵赴援。營於七家鎮嶺。猝與清兵遇。衆潰。率教死之。報至。舉朝震恐。上命薊遼總督劉策戴罪立功。控扼石門。以防西軼。又命保定巡按解經傳同倉總督南居益駐守通州。專護倉儲。又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

與總協二臣料理城守。又命兵部急徵宣大山西兵入衛。

枚卜一案。以烏程虞山故高閣不行。至是蒲州乞休。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上點大名成基命。成後避諱一改名靖之

員。至歲底復點桐城何如寵。又于會推外。特點宜興周延儒。及會稽錢象坤。共四員。

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陞工部右侍郎王洽爲兵部尙書。洽山東人。相貌極偉岸。上私語云。好似門神。卜者周生聞之曰。中樞之座不久矣。以門神一年卽易故也。至是清兵闖入。十一月十一日。上召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中樞備禦疎虞。調度乖張。旣不能預授方略。拒敵于塞外。又不能整頓兵馬。殲敵于城中。誰任中樞。決裂如是。簡討項煜繼之。且引世廟康戊丁汝襲故事云。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虜聞風宵遁。上遂下王洽于獄。說者謂旣例丁汝襲。必有爲楊守謙者矣。

以左侍郎申用懋代王洽。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爲順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爲薊鎮總兵。起舊輔孫承宗於家。督師通州。

詔天下勤王。

申甫者遊棍也。始爲僧。號本初。游滇黔中。得彼中役鬼之術。小試輒驗。庶吉士金聲薦之。上召問。頗惑其術。特授爲副總兵。捐內帑七十萬金。聽其造車募兵之用。授金聲爲御史。監其軍。時庶吉士劉之綸。四川人。請纓甚銳。上壯其志。超授兵部右侍郎。募兵剿敵。大同總兵滿桂。番種也。勇悍敢戰。率兵五千入衛。營于德勝門外。敵騎以十一月初三破遵化。十五至壩上。二十日薄都城。自敵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之。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滿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所存僅三千人。袁崇煥入援。抵

都城下。上召對。問行間方略。賜御膳。解上所御貂裘被之。與祖大壽皆賜盃甲一副。然崇煥雖名入援。聽敵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一矢相加。遺城外戚晚中貴園亭莊舍。爲敵騎蹂躪殆盡。皆比而揭其罪狀入告。民謠云。投了袁崇煥。東人跑一半。兼崇煥出言無狀。對百官訟言。東人此來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極矣。戶部尙書畢自嚴至。擣舌不能下。舉朝皆疑之。閣部孫承宗雖奉旨督師通州。而南居益解經傳皆不受調度。時都城盛傳通州三河等處皆陷。承宗遣人賫奏至上。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卽奉旨督撫等官俱聽樞輔節制。時廷臣請纓者甚衆。祭酒錫疇願任募兵。可得二十萬人。簡討項煜薦舉尙書李騰芳可當大任。請面對者不一而足。上傳各官俱於本衙實修職業。諸臣俱廢然而退。

十二月初一日。上復召崇煥。祖大壽入。上溫諭大壽。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閣臣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衆東行。中朝無可如何。勅閣部孫承宗撫諭之。

初二日。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尙書王鳳翔于獄。營繕司郎中許觀吉。都水司郎中周長應。屯田司郎中朱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上曰。目下與敵止隔一牆。宗廟社稷。都靠這堵牆。若這牆一倒。宗廟社稷都沒靠了。豈不可重處。時觀吉長應以年老。長世以羸弱。俱斃杖下。玉音杖畢。下獄。與鳳翔俱擬贖徒。上旣下袁崇煥于獄。拔滿桂爲總理宣府總兵侯世祿。昌平總兵黑雲龍等皆屬焉。又起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於獄。俱以原官立功。桂以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日遇敵兵于良鄉。時敵騎皆倣官兵服飾。桂以爲援兵不設備。敵騎乘不意掩之。全軍殲焉。桂與尤

岱孫祖壽皆死之。敵騎亦飽掠得意。二十三日。旄頭盡望東而行。都城始解嚴。先是桂乞餉一萬金。徧餽諸臺省。每人五十金。然後出師。申甫漫爲大言。其所募兵皆乞丐子及優人。三尺童子知其必敗。亦以十六日誓師。至盧溝橋。猝與敵兵遇。所造車旣不可用。試術復不驗。所統七千人。跪而受刃。猶幸而不爲郭京之續也。金聲以在城中得免。劉之綸募兵近萬人。尾敵兵而東。適敵兵有零騎從後。驟至之。綸急營於丫髻山上。敵兵立營山下。絕其水道。次日。衆潰不能師。之綸遂遇害。劉愛塔者。遼人也。莅孫閣部標下。改名興祚。自敵兵入犯。從無敢與鬪者。劉率勁卒千二百人。夜搗其營。殺敵兵千八百人。奪回器械牛畜無算。天明解赴閣部軍前。敵令鐵騎追及于半途。劉誓死鬪。復殺數百人。而後援不繼。力竭以死。千二百騎殲焉。孫閣部疏請立廟賜諡。廷議不一。遂不果。

二十二日上召侍郎周延儒、羅喻義、李成名、河道總督李若星、御史饒京、喻思恂、趙延慶。又召吳阿衡于獄中。上面詢方略。延儒但言願捐軀報國。援兵事實非所長。若星條奏頗迂緩。阿衡議論頗有氣概。二十六日。特旨梁廷棟陞兵部尙書。提督援兵。吳阿衡著復原官。軍前監紀。巡關御史方大任、陸順天、巡撫大任老而且病。然巡關時章奏皆有條理。人亦冀其成功。袁崇煥既逮。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卽指疏中與輔臣相商之語。以爲同謀。先是文肅勸錢辯疏。當痛言一番。明主可爲忠臣。而錢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旨。不復再辭。隨卽入閣。二十三日。高捷再疏。語更加厲。得旨著致仕去。至是而始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二十六日之夜。刑部獄盡逸。幾爲大亂。幸東兵退盡。外無接引耳目。次日。城門大啓。爲擒囚也。逮刑部尙

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下錦衣衛獄。先是邊警疊至，士夫有潛遣家眷南歸者，右侍郎朱世守以借橋與御史劉廷佐家眷出城，劉止罰俸，而朱降二級調用，得免此禍。上初政，盡撤內閣，東兵闌入，乃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時總督襄城伯李守錡協理侍郎李邦華、邦華素持正不爲下，又以嚴汰老弱，執法不少徇。至是守錡煽惑軍心，幾成鼓譟，邦華引罪回籍，以閔夢得代之。或詢兩人優劣，夢得曰：鳳翔中涓耳，尚可耐，惟守錡則真凶惡無比。守錡於逆賢建祠，時與靈壁侯湯國祚各疏捐貲附祠共祝者也。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勁卒也。至日，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鄉。功令初到之日，不準開糧。次日列營汛地，乃準開糧。西兵連調三日，皆不得糧，旣飢且憤，隨路劫掠。東兵旣退，如杞以不職逮問。如杞旣逮，軍士五千人哄然奔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甘肅巡撫梅之煥統兵入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鼓譟。之煥查首數人正法，有千餘人潰歸陝西。後之煥亦以軍令不嚴革職爲民。時敵兵所至，望風奔潰，惟三河三攻其城不克，寶坻亦受攻，堅守得全。三河知縣樊士英、陝西舉人寶坻知縣史應聘、河南人乙丑進士昌黎知縣左佩弦，亦以却敵功超陞。山海兵備僉事後以冒破軍餉遣戍。時紅夷貢砲至涿州，敵騎充斥，不能前進，敵騎甫退，馮銓躬率家丁護送入都，冀以回聖心爲翻案計。中外皆爲之地矣。上傳旨馮銓准復冠帶，不必陛見。銓怏怏而去，舉朝歎頌聖明真不可及云。

三年庚午正月，兵部尙書申用懋罷，本兵與司禮文移往來，向有定式。神廟末年，諸事叢脞，舊式遂廢。後來者亦不講究，文移違式，司禮拒不收，則以厚賄侑。申公蒞任，重復舊式，厚賄禁用，大璫皆不悅。又

時上銳意功業。申公老成持重。不能仰副聖意。梁廷棟。獍巧人也。甚爲上所倚任。初五日。內旨申用懋著解任回籍。梁廷棟著回部管事。大學士韓爌罷。爌忠厚拘謹。不能當聖意。左庶子丁進以陞轉愆期。遂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中書原抱奇繼之。爌三疏請告。得旨允放。其禮頗厚。進與逢申。皆爌己未所取士也。進後奉旨以陰陽閃爍降調。逢申隨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吏部從無以五品調者。二年八月。以南司官陸康節。稷給假同鄉。共推轂無錫。華允誠。華亭相公。獨推轂同邑。王陞。王輿。望未孚。而華一寒徹骨。退遜不前。以此久無定局。宜與入政府。借江北司官解學夔降謫事。遂稟旨著破格。推堪用的來看。乃超調戶部郎中吳鳴虞。以文選郎中管員外事。真破格矣。吳年耄矣。無所短長。踰年請告歸。敵騎既退。廷議昌平陵寢所在。通州國儲所寄。應各設重臣鎮守。於是推河南巡撫范景文。太僕少卿侯恂。俱以兵部右侍郎往。恂督治昌平。景文督治通州。又遣兵部主事王建侯。章應望。各贊畫軍務。

二月初十日。册立太子。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聽宣勅于午門。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官各花朶。紅一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日講官紅全匹。花枝用銀。儀制署司事員外。賀世壽。敍勞。陸光祿。寺少卿。尙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方大任既放。復有身雖去國。心不忘君一疏。先臣特上疏糾之。略曰。臣初見大任疏。計必當以薊門要害。將士情形。與夫戰守防禦。用兵治餉之策。瀝將死之善言。酬破格之隆遇。灑灑洋洋。祇剿襲朋黨之唾餘。復理東林之塵案。卽今皇上起用東林諸臣。其無才而不稱任使者。則有之。其懷奸而恣爲欺罔盜用朝權者。未之有也。近者諸臣之得罪。或以封疆。或以職守。

皇上未嘗有一毫成心。一毫偏聽。乃曰時時因事掃除。夫離照當空。八柄在手。當去則去之。當罪則罪之。何必借事爲掃除之計哉。此奸回術數。奈何以誣聖主也。王言綸綽。炳若日星。惟真惟澹。曉然與天下昭揭之。亦何不可。而必欲但與密勿餘衡。三五大臣私相告誡。成一家之私言。此又曖昧行徑。不當入告明明之后矣。況真澹二字。大任亦僅言之已耳。七品小官。驟膺開府。煌煌節鉞。不用以經武。而用以畫錦。澹乎不澹乎。佯死卸担。何其憊也。發憤揮毫。抑何壯也。反復如此。真乎不真乎。其所獻媚于三五大臣。恐三五大臣之公忠者。亦未肯任受也。大任試衾影自盟。斯亦不澹不真之極思矣。疏入留中。

三月。上命出刑部尙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于獄。寓所聽勘。先臣以去年四月入朝班。秋講卽題充日講官。同事者侍郎李孫宸。少詹事何吾騶。庶子丁進。姚希孟。而羅喻義以侍郎。先臣以諭德。則新題者。往例春講以二月。上御講筵。是歲以邊事孔殷。至三月初十日始開講。先臣進講定公問君使臣章。反覆規諷。頗極剴切。謄畢。上傳講官暫留。久之。殿門皆閉。諸講官退至東閣。則聖諭已宣付閣中。釋允升。世賞于獄。乃知諭留講官。俾知卽見之行事也。閣臣俱拱手誦啓沃之功。先臣不敢當也。以後進講。大璫窺聖意所注。競前致殷勤焉。先臣但一揖而已。不交片言。一日上御講筵。足加于檯榜上。意有惰容。先臣適進講尙書。講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以目視御膝。上卽以袍袖隱之。徐徐放下。經筵開講。詞林諸臣無不畢至。講官二人。一講論語。一講尙書。上與講官各自一桌。資淺者充講書等官。春講秋講。止舉行一二次。天廚頗費。弗克給也。日講則止用講官六人。一講論語。一講中庸。一講尙書。一講通鑑。餘二人輪替。上與講官共一桌。真不啻天顏咫尺矣。講之日。上出御文華殿。閣臣率講官行五拜。

三叩頭禮畢。內侍舉桌安放訖。上宣先生們來。講官始入。講畢。上復宣先生們吃酒飯。乃謝恩而退。若遇齋祭之期。則云茶飯。春秋開講後。日日進講。除上傳免外。毋或廢者。傳免皆于隔日薄暮傳旨云。明日暫停講讀一日。雖或連輟十日半月。皆日日傳免。但云暫停一日也。遇立春端陽中秋重陽冬至除夕。日講官每人各內賜酒饌一盒。大小五器。湯餅二器。酒二餅。聖壽元旦。各內賜銀三十萬兩。進講之夕。光祿寺每人折供給銀一兩三錢。傳免則否。吳江呂純如護送惠王之國。其復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興趙秉彝皆極揄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既一草一木之恐傷。而其自愛也。又一薪水之若浼。仁聲遐布。清節可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廠臣之選良材。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天啓七年九月邸報抄傳。四海共觀。而鼎湖之泣。純如適以侍郎署中樞事。密弄神通。私行改換。乘敵騎甫退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爲之奧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護送惠藩復命疏。未嘗歸美廠臣。不當列于逆案之內。且引聖諭須有憑據。不許借題之旨。又謂紅本在御前。別本在通政司。抄案在禮部。如有廠臣二字。便甘附璫云云。通政使章光岳卽爲封進。時純如氣餒甚張。言路俱暗。講筵已輟。先臣特出疏糾之。略曰。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爲實用。竊見敵騎內犯。聖心焦勞。綜數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漸啓。于事未有濟也。故於君使臣以禮章。勸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惓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今敵距遵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著著無備。棼如繭絲。絕少成緒。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信小人者。失亡也。見羣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

故於子語魯太師樂章願皇上割晰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音雜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而必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尙書王永光身爲六卿之長猶蒙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擅行私臆故於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右之共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於倉卒則國是定而王靈暢威福不假於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懷揚大抵皆爲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永光機深計巧投無不中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朝震畏莫敢訟言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皇上聰明天縱必能洞燭其情猶爲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總之今日大小臣工當視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九死不回者也奉旨文某講幄敷陳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藉援求雪及年例變制考選擯才等語還著據實奏明先臣再疏略曰臣所謂呂純如慘殺名賢蓋指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也當純如爲福建守道日以諂媚稅監高案爲事比高案竊執閩撫激成民變純如與案攜手同步揚揚市廛萬口唾罵周順昌爲福建州推官剪除稅棍撫定人心純如忌之屢肆下石後純如投身逆璫躡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語多過激純如遂挑怒巡撫毛一鷺復旨時走入京師與諸用事者搆成李實之疏而順昌被逮且榜死獄中矣同時慘死諸臣所號爲徹骨之清及公忠亮直人人心服者以順昌爲第一其致死之由全出于純如此天下所共知今當先上疏求雪不但變天下之是非且搖皇上之斧鉞則特有吏部尙書王永光爲之奧援也夫逆案之定其主持全稟宸斷而羣小營營窺闕以爲璇轉聖意易於反掌

故首借邊才之說進。而純如之疏卽繼之。呼吸通靈。投撥如響。不然。通政司固喉舌之寄也。非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其甌以進哉。至於臺省。爲公論所自出。凡會推年例等大關係事。則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近日所推年例。吏科都給事陳良訓。誰爲開送。誰爲商計哉。不過以其稍持公道。每多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耳。至考選新資賢才輩出。永光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素著物望咸歸之陳士奇。以示有權。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迨人情洶洶。衆議沸騰。則始爲兩請而終擯之。爲大臣而心術如此。斯亦不忠之尤者矣。王永光疏辯。前者閣部定案進呈時。臣被言註籍。呂純如入案。臣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陳良訓濫廟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嘖嘖。夫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而此二人者。前途正遠。因材備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密結大璫王永祚爲之道地。謂士奇出姚庶子之門。姚與先臣渭陽誼。考選時力爲把持。旣考後復聳成此疏。于是聖意拂然。永光得旨甚溫。而先臣奏疏奉旨講官懷忠啓沃。循職自可。數陳。文某不得任情牽詆。若夫逆案之堅持不動。雖由聖斷。而此疏亦不無小補矣。

濟兵雖東。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降。孫閣部督師東行。奉撫諭祖大壽之旨。

令馬世龍衝重圍而東。馳三日夜。追至蘆峯口。說以利害。激以忠義。衆皆聳聽。大壽始率遼兵三萬。世龍亦招集趙率教部下及舊時部曲共萬六千人。合隊而西。世龍獨薄敵壘而前。死傷者千餘人。始抵都城。復躡清兵至薊門。時洪橋大安等處清兵擄漢人運所掠輜重。世龍偵知之。密以大礮先伏于路旁。俟其過發礮。衆皆驚走。世龍追擊之。殺獲百餘人。遂以大捷聞。祖大壽統兵三萬。立木柵於山海西。

關不敢前進。入援總兵尤世祿。吳自勉。楊麒。宋偉。王承恩等。各率所部。聯營于灤州之西。相顧莫敢先發。世龍既連洪橋。大安之捷。乃貽書大壽曰。遼兵每謂西南兵將怯弱。不若遼兵強健。今怯弱者皆奮不顧身。連兩地之捷。而強健者何在。況各鎮勒兵已鱗集。若合謀兵力退敵。共復故城。遼之強健將士。何顏復支朝廷厚餉乎。大壽見書。始移營而西。孫閣部乃嚴檄諸將。期共攻灤水。申明軍令。有舊永平兵備張春者。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當一面。逆璫時張春被劾罷歸。鄉勇皆散。及是上復起張春爲永平兵備。永民聞之。皆不遠千里來迎。向所練鄉勇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副使劉可訓甫破水西酋。率勝兵入援。本兵梁廷棟又使其所善司務邱禾嘉監紀軍事。奉旨趣師。期者再。高陽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詣撫寧。八日大壽先趨灤。與大壽分地夾攻。世龍麾兵人斫一柳。頃刻平其濠。世龍與張春劉可訓等。皆披堅執銳。作諸軍前茅。身冒矢石。誓不返顧。急以大礮仰擊。敵兵稍却。師從間以登。十三日克灤州。敵兵冒雨突出。而敵騎自永平趨救者。知灤已破。遂并遷安兵于永平。屠其衆。從冷口出。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師既復永平。而謝尙政等亦以十六日克遵化。生擒獐獐木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馬思恭。賈維。鎗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闕下。先是灤之叛將遣一老道士詣禾嘉請獻城。高陽授計。大壽妙應之。而言其後勁。以備不虞。及我師抵灤。莫有應者。最後中北伏兵。幾盡。人咸服高陽先見云。大兵之入城也。叛人白養粹已死。其母尙在。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空無所得。遂將白母用極刑。乃盡出窖藏。蓋幾百萬云。永平糧儲陳此心。鄉紳郭鞏俱以屈節被逮。後刑部擬此心等以謀反律。大理寺卿金世俊力爭之。乃擬監候處決。

當灤永之未復也。高陽與東江牽制之議。令茅元儀統龍武三協兵以往。中協兵譁斥元儀。而已周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甫行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者。興祚弟。興祚云者。卽劉愛塔也。興祚沒于陣。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陳繼盛。謬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北營以書招興治。興治畜有夷丁。旦夕當有變。興治大恨。僞爲兄設醮。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適灤永克復之信至。乃復返皮島。高陽遣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文郁入興治營。始以溫言喻之。繼以危言悚之。興治心動。時部將逃匿雙島者。與東師相鬪而鬪。興治怒。令島衆繞舟號訴。文郁呼其將語之曰。陳繼盛流言。島衆謀反。今若殺我。是實其言也。島衆不足惜。劉氏從此無瞧類矣。興治大悔悟。明日飲餞文郁。搏頰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東師于青山鳳凰城。高陽奏捷。并上文郁首功。當國者惡其無所餽。細其功不敘。高陽又請移興治于旅順。責以恢復金復。部議遂巡不果。踰年。興治爲島衆所殺。

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以舊總兵張世顯署鎮事。與總督劉策率兵堵禦。俱以逗遛不前被逮。至是俱伏法。先是河南巡撫缺。陞太僕卿張潑往。潑旣領勅矣。復上乞休一疏。閣中票旨。遽准其請。山左諸公大譁。以爲摧折東人太甚也。適薊遼總督喻安性罷歸。共推轂劉策。不半年遂罹此禍。

灤永旣復。廷議添設山永巡撫。適方大任以病乞休。王廷試梅之煥相繼罷斥。乃陞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司務邱禾嘉巡撫山永。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遇巡撫甘肅。皆孝廉也。張春加太僕寺少卿。候巡撫缺。推用。按邱禾嘉以九品務郎躡躋節鉞。尤屬異數。非中樞梁廷棟之力。不至此。似當以張春撫山永。禾嘉陞永平道爲妥。

先臣既以疏言不當聖意。且永光輩側目甚切。欲乞南京掌院以歸。時大名爲李逢甲所劾。在告。宜興許爲題轉矣。大名開籍出。以爲此例轉不便。乃題封差以行。是秋賚節冊封進賢王。及益府世子妃。

烏程之參虞山也。宜興實佐之。宜興既援立。所以爲烏程地者甚力矣。吳宗達宜興姻也。于是特揭二人奏請。上亦以烏程孤忠可任。六月十一日特旨。溫體仁吳宗達俱著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同首輔成。基命入閣辦事。

袁崇煥在詔獄。尙未定罪。至是獄具。八月十七日。上下袁崇煥著卽會官處決。錢龍錫著革了職。法司議罪。隨卽逮問。其甫逮也。人皆以高忠獻期之。迨其至。則辱國甚矣。且牽扯同事兩輔。叟叟不置。又有導之傾陷蒲州。以快其眚眚之忿者。然聖意已定。蓋其奏對語入于天聰。不可援人以自解也。然不如此株連起大獄。則又共仰聖主離明之照已。陸澄源疏參御史毛羽健爲崇煥黨。亦革職下獄。

崇煥既決。羣小合計。欲借此以起大獄。翻逆案。御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薦呂純如霍維華徐楊光傅。繼虞廷陸葉天陸六人。有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而後羣小沮喪。始不敢妄冀云。

時上以封疆多故。羣臣蒙比爲奸。削譎逮繫。毫不少貸。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略曰。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無論爲故爲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拷訊。幾於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未嘗併四岳誅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文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

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齊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愴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係寇賊奸宄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圖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時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皆以言事下獄。長春幾至西市。閣臣力救得免。故開遠疏及之。

先文肅雖奉使出都。而羣奸修怨未已。呂純如辯疏甫至。而錦衣張道濬隨疏參劾。其氛甚惡。奉有不必苛求之旨。聖主明照。固自萬里。後先臣亦有疏辨。略曰。微臣立身粗有本末。仕版初登。卽觸權奸之烈。餒。謫居五載。復攫羅織之兇鋒。朝端公論難誣。海內清評俱在。夫昏夜夤緣。望塵羅拜。正狐媚蠅營之故態。蓋純如嘗謂生祠之建。不妨委蛇媚璫惡名。所不必諱。種種無恥之言。昭著耳目。有必不能抵賴者。臣尙不欲盡揭之。奈何反以相誣。臣亦不屑與較。至於敵騎臨城之日。正臣闔門自誓之時。臣子應試南都。去在城守解嚴之後。迨乎奉使辭都。顧驟覓輜。眷屬累累。該門可查。若曰君父恩輕。妻孥念重。此又小人肝膽中事。臣死不爲也。夫臣所深恨者。逆璫之私客。而必坐之曰背公。臣所深憐者。慘死之忠魂。而必坐之曰死黨。推其意。仍欲窮鈎黨之流殃。刈貞臣如草菅。而後快于心。恐光天霽朗。宿霧澄清。似不必續曉殘之夢。噓衆溺之灰矣。至若張道濬未諳文義。謬析臣疏。代人報復。彼固欲陷臣以危

法而皇上已洞悉其隱情。夫獠噬固能傷人，而豺聲亦當自斃。臣尙不屑與純如辨，何屑與道濬辨。第臣雖不才，備員講幄，純如何人，哆口雌黃，微臣何足惜。其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亦已甚矣。豈可復覲顏清班，以負皇上之禮遇哉。奉旨奏內事情，公論自明。文某依限前來供職，不必陳情。

去冬甘肅援兵鼓譟，潰兵千餘，逃回陝西。二月，王子順苗美勾連逃兵，掠米脂清澗，綏德遂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撲剿，斬首千餘級。賊北走，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降三百餘人。苗美叔苗登霧嘯聚於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四月，王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適山西逃兵亦至，遂與合。其勢頗熾。子順自號橫天一字王，苗美自號混天王，王承允亦攻陷府谷。渡河入山西，犯吉州太平等處。五月，王子順等復歸陝西，掠同官，破金鏢關，殺參將王廉。六月，王嘉允亦還陝西，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延綏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延安知府張輦參將艾穆，蹙賊于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姚三兒皆降。王嘉允等分掠延嘉等處，多陷。總督楊鶴主撫，匿不以聞。賊首黃虎一丈青、小紅狼、混江龍、掠地虎等，俱謀免死，安插河西地方。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八月，王嘉允勾本虜入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破之。十月，嘉允復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首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擊賊于河曲，發礮，礮炸衆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十二月，神一元作亂，破寧塞，殺參將陳三槐。遂圍靖邊。時又有高迎祥聚衆稱亂，自號闖王。米脂李自成入其黨，號曰闖將。

明季稗史初編卷三

烈皇小識

四年辛未正月外察姚庶子門人永城知縣賀鼎武進知縣岳凌霄皆被察凌霄於丁卯鄉闈中抗言以折張士範者本邑相公惡其強項遂以酷處鼎則以師門之故欲斷其考選之路也雖云肆毒者王永光而助紂爲虐者則考功郎中程國祥實尸之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周延儒何如寵爲考試官取中吳偉業等三百五十人

吏部尙書王永光罷給事中葛應斗疏糾御史袁宏勛錦衣張道濬通賄鬻權等事指宏勛得參將胡宗明銀三千兩以囑兵部尙書梁廷棟又得主事趙建極銀一千七百兩以囑吏部尙書王永光而廷棟隨上疏佐之并列道濬諸奸狀有旨俱革職提問先是舊樞王洽之逮也雖事屬封疆而召對之日宜興實開其端舊督劉策之又以失事服法東人摧折已甚東省諸公多不平烏程籠絡人爲事人多啖其狐涎於是江西山東諸公俱以烏程勝宜興也一意以去宜興爲主時宏勛道濬日夜入長垣之幕夤爲奸利道濬先旣參御史劉芳革職繼又助呂純如參先文肅毒焰甚烈而從中保護長垣因并護袁張者宜興也時長垣之伎倆窮以上之眷注已移鄢陵擬除去之而以己繼其席且卸中樞之重擔烏程亦擬藉此傾宜興而自居首揆故乘宜興入闈日發之烏程卽票嚴旨以進給事中吳執御浙人也而合于東疏論王永光誨貪崇墨不可以表率羣僚永光再疏請告回籍

三月廷試策士。賜陳于泰、吳偉業、夏曰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錢象坤、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宜興之出闈也，不能急收後著。與此輩香火之情甚篤。行人司副水佳允悍然操戈直攻鄆陵，顯爲袁張報復。水疏入，分會稽、票擬、會稽、鄆陵房師也。宜興直從會稽手拉去。頗左袒佳允。佳允再疏，則發鄆陵私人沈敏與蘄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據有手書盈握，且有暮夜之迹。鄆陵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旨閑住。會稽與可訓俱株連而去。可訓奉旨削去撫職銜，以四川副使致仕。

四月京師大旱，皇上葶袍步禱。百官俱齋宿本宿衙門，而最冷淡之詹事府。經年不一到者。掌詹協理等官可二十餘員，皆羣居其中，亦一奇也。

五月上爲雩禱不應，遂釋張鳳祥、易應昌、李長春於獄。始閣臣以雲間舊輔爲請，聖意斷斷不可。繼而俯從廷臣之請，慨然出之園扉，真可謂堯仁如天矣。

時羣小側目姚公希孟甚。去秋姚與姚明恭主試北闈，搜索無所得，乃借武生冒籍一事給事中王猷上疏參之。猷宏勛門人也。理應嚴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無預。宜興乃票旨覆試，金允治以文理粗疎，罰停會試三科。高岱以不能完篇褫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

廷推閣臣宜興以護持長垣故，至于助水佳允而逐會稽、鄆陵，人心愈憤。會稽、鄆陵雖去，俱不能忘情于宜興，而其勢焰猶足以使人適會試廷試兩元，一以文，一以行，俱大不協于衆口。廷元尤爲公論所不許。給事中吳執御一疏再疏，竟借兩元爲題。然在偉業不過雲迷五色，在于泰則實受其萬金之餽，而

于秦亦疏參執御揭其有無不可知之事欲傾人以自救而適以動天下之兵則宜興之至巧而實自拙也。嗣繼執御以救攻宜興者不下十餘疏。上概行留中。聖心已不能無動。宜興因其留中也。付之不見。入直票擬如故。則爲從來閣臣之變局。旣而揭請廣閣員。俞旨隨下。且准廷臣會推。似悟特簡之爲非者。聖意蓋可知矣。

自虜騎入犯後。上復命內閣提督京營。自是銜憲四出。命太監王坤往宣府。劉文宗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又命太監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韶西協。各監軍。又命太監李茂奇監視陝西茶馬。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

從來文場會試。有廷試。有傳臚。武則否。十月復當武會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達入帝聽。時主武試者。庶子楊世芳。中允劉必達。某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兩主考及兩監試俱下獄。閣臣揭救。反奉嚴旨重令會試。另點諭德方逢年。中允倪元璐。主試事。董某中式。復勅廷試傳臚禮。一如文場。董遂賜武狀元及第。選昌平遊擊。次年邊警陣亡。

是夜虜騎圍錦州。恣掠三日。墮大陵雙堡而去。高陽於是倡城右屯大陵以圖進取之議。本兵梁廷棟主之。上從部議。命祖大壽率馬步兵四千領其事。以班軍一萬四千供版築。護以石砧兵一萬。改丘嘉禾巡撫寧錦。親往相度。高陽欲先城大陵。嘉禾不從。廷棟去。中朝盡反其所建。置謂屯陵荒遠不當築。令撤班軍赴薊。時尙存糧萬石。高陽欲運糧散軍。委空城而去。嘉禾又不從。八月虜騎進圍陵城。祖大壽與副總兵何可綱固守。丘嘉禾率監軍張春。總兵宋偉。吳襄來援。嘉禾怛悸。屢易師期。宋偉主進。吳襄

不可。兩不相下。高陽至錦。尅期進兵。襄曰。日者言大壽命宮難星將出。少待之。越八日始進。遇虜兵于長山。襄營主近水。偉主近草。議未定。而虜兵前驅至。偉營柵甚固。虜兵連攻不能入。移攻襄營。襄衆亂。不能軍。遂潰。偉力戰至晡。亦潰。張春陷。而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從北營拔歸。願自效其奇。知四王之營於白雲山。乞以通夷語者百人。裹火藥入營。乘不意縱火。向王子帳而刺之。卽不成。八營皆擾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敢死戰。喜結客。戰于錦州。四王子免胄掠陣。大弼突出搏之。刃幾中馬腹。虜號曰祖二風子。四王子嚙指稱之。三人在北營。知大弼名。樂從之。高陽以三人屬大弼。結爲兄弟。夜三鼓。三人爲導。大弼率死士百二十人。斫四王子營。火藥發。烟焰蔽帳。前四王子跳而免。八營皆大亂。相蹂殺。旣辨色。我兵僞爲胡語。混虜兵而出。先一日陵城食盡。虜兵招降甚急。何可綱爲文自祭而死。大壽降于清。四王子勞來甚至。費酒食鞍馬。約下錦州。大壽養子逸出。清兵乃復毀大陵城引去。而中朝喧言長山之敗。喪失師徒輜重無算。皆以開釁咎高陽。坐以矯旨復城。詔官帶閑住。削寧錦敍功世廕。張春旣陷。其妻霍氏。六日不食自縊死。而春通書求款。廟堂計無復之。乃授張春副都御史。黑雲龍帶都督俸。以羈縻之。後嘉禾與大壽相訐。大壽抗章抉擿其貪穢。高陽力止之。而聞之中朝。選嘉禾南京太僕卿以去。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尙書。先期草講章送閣。內有傷執政語。烏程裁其半。喻義執不可。直至中堂動色而爭。體仁遂出疏參之。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有旨喻義閑住。此真詞林怪事。究竟所指之例。不知出何典故也。

少詹事姚公希孟在講筵爲上所識。每講畢歸班。上未嘗不目送也。衆咸謂大拜可期。時適有枚卜之旨。宜興所以阻攔後輩者。不遺餘力。當會推時。衆共推穀姚。冢宰閔洪學語人曰。首揆不欲。衆復面懇。宜興宜興急相引重。衆再詣冢宰。冢宰堅以首揆爲辭。衆乃促總憲陳于延。同冢宰往見宜興。令門役兩次延見。先冢宰而後總憲。冢宰出語人曰。首揆終不欲也。最後烏程顯然排擠。謂姚科場有話講。部覆未上。豈可預推。少詹公乃急喻同人止弗復言。若不見幾。則虞山之故轍。必復見于當日矣。御史遲大成特上資淺望重一疏。本爲少詹公及姜曰廣而發。奉有再奏之旨。少詹公力挽之。乃指先文肅之家居者以對。其併及陳諭德仁錫。則遲有戒心焉。借陳以免于詰責也。宜興以是有歉於心。歲終置講筵。諸臣不斂。而單疏特題少詹公陸正詹以謝過云。

時當考選。開封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玫。皆萊陽人也。宋玫考選得給事中。張瑤得同知。瑤大不平。因發致賄營情狀。列疏上聞。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特出悍吏劣考。猶輕疏參瑤。乞加重處。有旨張瑤降四級調用。後瑤補河州判官。流賊破河州。瑤殉難。卹贈光祿寺丞。廕一子入監。時政與鳴梧通譜推對甚力瑤頗薄之且不向鳴梧父子投誠鳴梧轉同知

是年正月。流賊神一元陷保安。副將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神一魁領其衆。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突圍出。都指揮王英不能禦。諸道兵皆潰。一魁遂攻慶陽。破東關。遊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時總督楊鶴駐邠州。不卽援。而宜君賊趙和尚等復南犯涇。三陽原韓城澄城等處。三月。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撫神一魁等。癸未。賊首孫繼業茹成名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

之。設御座於固原城樓上。賊叩首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歸原籍。自是羣賊視總督如兒戲矣。四月。神一魁降於楊鶴。鶴侈其事上言。請數萬金賑濟其脅從飢民。各給牒回籍。而餘賊劉五可等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據蘆保嶺。分犯平固耀涇等處。混天猴分犯寧環。王虎圍莊浪。不沾泥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官兵憤擊大破之。不沾泥逃奔關山嶺。副將馬科等追之。盡殲其衆。不沾泥手殺賊首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首闖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卽王子順姪。王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參將曹變蛟逐寧塞賊於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賊大潰。延安賊趙四兒掠韓城郃陽。參將張全昌擊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是月。滿天星降於楊鶴。曹文詔攻河曲賊。克之。斬賊千五百餘級。六月。擊王嘉允於陽城。斬之。其黨又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皆自相名目。除混天猴張孟金。不沾泥。張存孟。外。張獻忠號八大王。趙四兒號點燈子。張有義號一盞燈。王之臣號豹王。羅汝才號曹操。高嘉計號險道神。張大受號滿天星。劉國能號飛來虎。常國安號托天王。賀一龍號革禮眼。李萬慶號射塌天。惠登相號過天星。張一川號掃地王。楊旭號一隻虎。馬守應號老回回。張胖子號整齊王。伍林號一桿鎗。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一連鷹。劉正國號關索。其他蝎子虎翻山鷄等名類甚多。鄜州混天猴謀襲定邊。張應昌邀之於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洪承疇又敗之。甘泉山中。王承恩曹文詔等擊諸賊於太平原等處。連敗之。延慶之間稍息肩焉。

癸未。以神一魁等復叛。逮楊鶴下獄。以洪承疇總督全陝軍務。點燈子東渡至山西。入沁水。攻寶莊。寶莊

故張公銓里居也。聚衆拒守。矢石並發。賊傷甚衆。乃退。復陷隰州蒲縣。總督魏雲中削職聽勘。以張宗衡代之。以宋統殷巡撫山西。

八月。王承恩擊斬中部賊七百餘級。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殺其餘黨六百餘人。神一魁劫守將吳弘器。官兵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降。獨頭狼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沿切同邵等處。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邀擊。士紳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之。有旨提問。洪承疇擊點燈子擒之。伏誅。其黨黑煞神鑽天哨等皆起。黃友才亦叛。洪承疇陞任延緩巡撫缺。時御史吳姓奉旨賚銀十萬賑濟陝西饑民。兼行招撫。部推姓爲正。布政陳奇瑜陪上用奇瑜。

十一月。陝西賊譚雄陷安塞。王承恩誘雄等五人斬之。復安塞。不沾泥等陷安定。王承恩進攻安定。賊走綏德。混天猴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允圖。河西兵備張允登陣亡。洪承疇遣王承恩進剿。而自率六百人趨鄜州。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郭景嵩死之。於是諸降盜皆叛。承疇日不暇給矣。山西賊陷掠聞喜河津等處。孫顯祖討之。與賊大戰。皆捷。

五年壬申正月。孔有德等據登州以叛。先是孫元化以前屯兵備超陞登撫。隨帶遼丁三千人。駐防登州。遼丁貪淫強悍。登人不能堪。適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孫令孔有德等率遼丁往援。卽於原籍著伍。亦兩全之術也。行至吳橋。後隊尙滯新城。奪取王氏莊僕一雞。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雞者穿箭遊營。衆乃大譁。遂殺守莊僕。王氏申詳撫按。必欲查首亂者戮以殉衆。

遼丁急至吳橋。邀前隊改轅而南。時統兵者左步營參將孔有德。右步營都指揮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參將李允成也。遼丁三千人。皆歃血立誓。若不雪此恥而北行者。衆共殺之。遂擁孔有德以叛。盡滅王象乾家。王象春等皆易服前竄。抄劫新城一空。越臨清德州。取間道而東。過青州。知府汪喬年餽酒牛犒師。令無相犯。遼兵果結隊而過。距登數十里。於馬塘店紮營。曰爲王氏所逼。非敢反也。元化令旗鼓遊擊耿仲明傳諭。紮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故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今欲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堅拒不納。有德說仲明亦反。尙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納師。登城陷。時正月初三日也。

呂純如復有疏參論多人。通政章光岳送還之。至是復上疏。止於自辯。不及他人。御史吳彥芳駁之。上遂留純如疏不發。彥芳者憤憤人也。去秋曾有一疏。爲宜興解嘲。公論譁然。有教之懺悔者。故此疏疏亦不爲無功。後復有疏薦李瑾。李邦華而給事中吳執御亦疏薦黃克纘。劉宗周。上責其朋比。俱下獄。說者謂執御之處。顯然修廷元之怨。而彥芳則前疏之故也。

上點禮部尙書徐光啓。鄭以偉入閣辦事。登城之變。孫元化自刎不死。孔有德等欲奉以爲主。亦不可。東省之人以其不死也。遂以朱泚目之。言路欲借以傾宜興。宜興與元化同舉於鄉。最相暱也。時調總兵王洪。楊禦蕃往剿。相持不敢進。于是轉而爲主撫之說。而舊歲枚卜事。一推再推。未奉俞旨。於是宜興烏程各欲樹其同志。以爲薪傳之計。而宜興所急欲引進者。巴縣。次則上海。烏程亦注意巴縣。故宜興素所暱愛。而上海者。則宜興因言路借登撫以攻之。頗有危機。上海與登撫師生莫逆。此老迂憨勇於

任事而不顧利害。日夜爲主撫之說。以祈紓登撫之死。故宜興欲借之自助。且卸前擔。至是具揭以兩人爲請。上乃點用上海徐光啓。及上驍鄭以偉。而首推竟不用。先是首推投誠烏程。以求必濟。乃奉旨另推者。再終於聖意未愜。林下某公意。首推必蒙點用。遂飛書長安。極相推許。書中復縱論某正某邪。某可推戴。某可聯絡。某可擯棄。書中全注毒宜興。而不及烏程。又郵致錦衣吳孟明。吳首推姻家也。復落中書周大成之手。都下闕然。旣而首推遂不用。其不用之故。皆以爲此書旣露。政府從而危之。首推之恨不可言。若上饒蓋以恬靜得之。則天也。首推爲姜逢元

登州旣陷。山東巡撫余大成革職逮問。以徐從治爲山東巡撫。謝璉爲登萊巡撫。又令兵部主事張國臣往諭解散。一面議撫。一面進兵。孔有德等因統兵直薄萊州城下。謝璉等復申撫議。有德等必欲邀登撫至彼營中。方肯受撫。璉不得已。同萊州知府朱萬年撫其營。俱被拘留。於是復主剿。烏程特出疏力攻主撫者。時總兵劉國柱。王洪。鄧玘。統兵三萬。由沙河西路以進。副總兵吳安邦。徐樹聲。統兵二萬。由入角東路以進。天津參將孫應龍。統水兵三千。抵廟島。斷其入海之路。旣而三路皆敗。樹聲。應龍。被擒。東撫徐從治爲礮所擊死。於是復令萊州推官屈宜陽入營議撫。撫亦卒不就。更調榆林。薊昌各邊兵。統以總營楊禦蕃。陸金華。朱大典爲山東巡撫。拒堵於萊州。元化隨航海至天津。自投刑部。以封疆律正法。有德等禱於海城小聖廟。抗本朝與投清。孰吉。卜得投清。隨得順風出海歸遼。登人隨毀小聖廟。吏部尙書閔洪學罷。長垣旣去。閔洪學爲吏部尙書。亦烏程人也。每事收人心。以歸溫。有過則皆諉之。宜興而宜興不覺也。登撫之變。烏程顯出疏攻主撫者。以陰傾宜興。宜興危甚。又洪學莅任。惟奉行烏程

意旨。於宜興不甚照管。左侍郎張捷至不能進參一語。斯時操鑿弧者。不在宜興而在烏程。一時捷足者競走烏程。宜興之黨皆怨閔冢矣。於是張捷與太僕少卿賀世壽投誠諸君子。謂言路若能攻閔冢而去之者。烏程之去。宜興力任之有餘。時給事中王績燦。御史劉令譽。周堪廣。先後疏參閔冢。兵部員外華允誠疏尤切。允誠疏略曰。當今時勢。有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夫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總握大權。坐躋郅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尙刑名。皇上圖治之聖心。爲諸臣鬪治之捷徑。可惜一師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聞錢糧。以多士端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鈎較之能事。可惜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意識互崎。議論滋繁。遂使詭譎。詭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似舉碁。以興邦啓聖之日時。爲卽聳從昧之舉動。可惜三。夫人主所以尊於天下者。法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字偶誤。一言偶失。執訊隨之。刑罰不中。鈇鉞倒置。一可憂也。國家所以爲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卽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讒奸得志。忠黨屈抑。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四出。大臣懼不諫阻。小臣又安敢抵觸。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之輩。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宜獲戾。皇上以爲近臣可任。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內任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同

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鈞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欺於此也。皇上怒諸臣之專。專莫專於此也。皇上疑諸臣之黨。黨莫黨於此也。威福下移。正氣消磨。四可變也。疏入。與令譽等皆奉嚴旨。而績燦尋以他事革職。時關外議論衆款。謂張春失節不死。反加副都御史。何以報袁崇煥於地下。黑雲龍輸誠通款。反都督府帶俸。何以謝郭鞏。陳此心於獄中。故疏內復及楊王一案。閔冢果不安其位。連疏請告以去。閔冢旣去。張捷輩意足志滿。宜興復飲烏程狂藥。謂死生決不相負。於是盡反前言。於同志舉動。不復照管矣。張捷與僕少公者。慮烏程知其謀而修郟也。轉而入烏程之幕。盡以始末告之。且謂華疏出詹事姚公手。故烏程恨詹事與總憲最深。北闡冒籍事。部覆旣上。烏程密揭入大內。以挑聖怒。至尊初念頗佳。忽然中變。遂奉旨姚希孟著降二級調用。總憲後以考核御史畢佐周事。有旨畢佐周著降三級調用。陳于廷著革職爲民。

詹事公之處也。宜興實知之而不救。旨下之日。宜興休沐不出。檢討徐汧、庶吉士張溥、適在坐。宜興見旨頓足曰。惜我出直。朝端又去一正人矣。然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矣。

御史史堃爲長垣私人。北方悍將也。時以巡按淮陽回道考核。淮陽素稱羶地。前按曹暹未及半年。贓罰已積十七萬有奇。猝當例轉。百計僅支二萬金歸。餘俱留貯庫。繼任者爲史堃。盡掩取之。史堃又署巡鹽事。欺匿鹽課二十一萬。考核時嘖有煩者。總憲長子陳貞裕屢次干謁。婪有數千金。堃執其手書相

挾總憲懼。乃考核稱職。回道管事。爾時爲總憲者。正當臚列史鑿奸貪諸狀。奏請提問追贓。如高宗憲於崔呈秀故事。並首其子干謁說情罪狀。而自束身待罪。聖明必深加矜亮。不特可稱埋輪破柱之職。而一番舉動。自足令人心振聳。乃畏首畏尾。坐失事機。終爲當軸擠去。良可歎也。爲大臣者。當於此處著眼。

工部右侍郎高宏圖疏略曰。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二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二尙書非二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以之。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乎。上以軍興餉事急緊。彝憲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上怒其悻悻無人臣禮。竟削籍。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疏略曰。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事。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也。趙東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怠緩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去。未易屈指。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終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爲民。禮部員外袁繼咸疏救。不聽。

是年正月。延綏賊僞爲米商入宜君。陷之。復陷保安合水。而寧塞餘賊復合環慶諸賊。屯鎮原之蒲河。欲

犯平涼及鳳翔。漢中巡撫練國事檄固原兵備。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捕奸細。獲賊唐馬殺之。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適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智虎臣兵亦至。齊集于西澳夾擊之。與賊大小十餘戰。斬首千餘級。追奔數十里。傷墮者無算。而寧塞之賊盡矣。惟渾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爲從來用兵第一。而延西諸賊郝臨菴可天飛屢爲官軍所敗。獨行狼復入其伍。據鐵角城。耕牧其中。爲持久計。洪承疇曹文詔進擊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擒伏誅。自西澳捷後。軍聲大振。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餘。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三月寧塞餘賊夜襲鄜州。兵備郭應響死之。關西餘賊亦攻陷華亭。知縣徐兆麟甫任七日。城陷。逮問服法。人皆以爲冤。

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於長子。賊奔沁水。賊首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圍寶莊。張道濬率其族禦之。賊多死。且聞秦兵至。甚懼。紫金梁老回回皆乞撫。惟張獻忠塌闖天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官軍乘賊不備。輕騎襲其營。賊遂南奔。犯齊源。陷溫陽。

九月山西賊豹五等破臨縣。據之。滾地狼等南犯。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也。切責河南巡撫宋統殷。冀南兵備王肇生。帥兵次陵川。扼賊歸路。賊北歸。遇官軍。殊死鬪。互有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谷潛登。大譁。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

衡提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兵來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山西巡撫宋統殷以陵川失律。回籍聽勘。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衡許鼎臣同逐臨縣賊。賊入磐磨山。山方六百餘里。賊首獨頭虎搖天動據。交城文水。北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飛據吳城。東向汾州。紫金梁亂。世王屯紅梯關。吾兒峪。遂乘虛從沁州北掠榆次。及壽陽。距太原止六十里。許鼎臣撤兵北歸。時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搆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投誠。廷議方主進剿。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方爲請于朝。混天王唯唯而去。諸賊遂分爲三。陷霍州垣曲長子等處。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六年癸酉三月。給事中陳贊化疏劾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勢威人。又云。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於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人也。此係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圖賄利。此固通國所共知也。且引科臣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曾有此言。給事中朱文煥復疏參延儒重負國恩。毫無補救。宣府太監王坤亦疏攻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爭王坤不宜侵輔臣。語頗過激。上召廷臣于平臺。諭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諭甚明。爾等不自省察。徒事執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羣臣舉劾。無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疏劾輔臣。舉朝惶惶。皆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紀綱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聞一言。惟用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志道者再三。延儒奏。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業不修。沾名立論。何堪風憲之任。志道退。卽引罪乞罷。時烏程同召。

竟無一言相助。宜興亦以是憾之。

宣府巡撫馬士英甫莅任。冒侵餉銀六千兩。鎮守太監王坤疏發其事。士英逮問。遣戍。舊例巡撫到任。修候都門要津。侑以厚賄。倉卒不能猝辦。則撮庫中正額錢糧應用。而徐圖償補。此相沿陋習。各省各邊皆然。不獨一宣府也。士英莅任未幾。一時不及抵償。遂爲王坤所糾。坤旣以發奸爲功。上亦心喜。內臣之果能絕情面而剔積弊也。故凡言內臣者皆不聽。

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陳贊化復疏參宜興。宜興循例請罷。第三疏擬邀俞旨。卽出。烏程心圖首輔。巧用機權。准予休告。旨下。出其不意。宜興殊不能堪。乃謀於內。召桐城舊輔以壓之。宜興在政府。每借力於內。以示其威權。其語人也。輒以喜怒不測歸之聖意。而實閣中之權盡歸於中涓矣。是閣體之壞。自宜興始也。而其罪之大者。在不能沮內閣之出鎮。幾與崑山等。惟烏程能踵其智。他輔皆不能及。

上饒上海相繼告殞。閣臣復請枚卜。上點用嘉善錢士升。士升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周旋。唐世濟力言於烏程。當急收之。無爲彼中所用。遂由南京禮部侍郎入。正揆席宜興旣去。又點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亦以投誠烏程得之。巴縣則宜興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給事中章正宸疏言。爰立命下。吾騶人無間言。應熊則競以奸邪目之。應聽休致。有旨革職提問。正宸方以館選外授也。王承恩敗。安塞賊于西川。胡堡賊首喬六斬其魁以降。餘衆悉遁。自是秦中稍寧。而晉豫之間多暴骨矣。正月。副總兵左良玉提兵援懷慶。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旣而擊林縣賊。敗績于武安。麾下兵七千。先後死亡殆盡。乃請鄧玘兵相援。賊遂掠真大井。陘兵備道檄守將李定王國璽禦之。陷賊伏中。賊遂長驅。

而東。大名兵備虛象昇禦之。曹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又敗賊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社北奔。

三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於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渠滿天星。賊大奔。巡撫許鼎臣奏道濬功第一。

五月曹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驚走。墜山谷者無算。諸將會兵逐之。賊盡南走。總兵鄧玘帥兵三千。同石柱土司馬鳳儀馳援河南。未幾鳳儀敗沒。

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上念中州流寇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賜二將弓矢戰馬。命太監楊進朝盧九德馳赴南河夾剿。上以剿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仍發內帑銀四萬兩。紅素蟒緞四百匹。紅素紵緞二千匹。軍前給賞。

七月張應昌進剿汾州諸賊。內監紀需索百倍。汾陽知縣費申鏞以供應不能給。投井死。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奔太行山。山西賊陷永和。復陷沁水。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始破。

八月陝西賊復起。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固原兵備陸夢龍進剿於綏德城下。死之。賊流入真定者。殺掠寧晉南宮甚慘。

九月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賊遂走五臺山。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阻險自守。官軍不敢擊。

十月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闕鄉陷澠池。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浙川內鄉戊寅犯南陽遂流入湖廣掠均州光化庚辰賊假稱進香陷鄖西癸未陷上津鄖陽撫治蔣允儀河南巡撫曾倜皆被逮按鄖陽不過一聚村耳以其介川陝河南三省之交山川錦互盜賊易于盤踞故設重臣建牙以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治奉憲孝二宗勅旨撫治管轄地三省巡撫不得干預萬曆初年覈餉猶有一萬六千之額王公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邊餉以四千發荆商兩道自募標兵而數止六千矣中軍有官無俸令食缺官俸後以搜刮故闕餉俱解太倉旗鼓官日糜二錢取之餉銀而餉又不時給標兵三百歲糧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糧六兩且餬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稱數十萬將何所施其堵禦說者謂但易鄖鎮之官而不爲鄖鎮計長久重事權而增兵餉雖武侯復生終無濟也。

延綏賊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巡撫陳奇瑜簡銳卒八千人出不意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潰走縱擊斬首一千六百級二賊死遂焚其巢復擊賊首一座城斬之河西盜悉平。

七年甲戌正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疏略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戶工太監張彝憲有請令入覲官員投册以降體統之奏皇上從之意在釐奸剔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而相率趨拜內臣之

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國家自有觀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爲歎息也。上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旣而彛憲奏辨。謂觀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再疏略曰。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臣入覲。投册吏部。典例也。參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可。以爲安事。彛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預外事。若必欲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再切責之。時當國者烏程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爲考試官。取中李青等三百人。又特旨五經顏茂猷准列正榜前一名。顏茂猷福建人。五經俱拈就。知貢舉官禮部左侍郎林鈺具疏題請。奉旨准與謄錄。先文肅同考。領易一房。分送先文肅房中。先文肅力請中式。烏程堅拒。五上堂而終不允。榜出亦具疏奏請。奉旨准列正榜前一名。茂猷遂列李青之前。於是海內咸識聖天子破格用人盛心。以後丁丑揭重熙癸未馮元胤等皆以五經中式。遂循爲故事矣。先文肅本房首拔臨川陳際泰。陳老宿名震都下。次如臯許直。甲申以吏部殉難者也。又次新昌漆園。首題其行己也。恭四句。篇末痛言不恭不敬之害。先文肅毅然取之。呈卷時。意烏程必當見駁。當有一番質辨。旣呈上。卽批允。心內竊以爲疑。比撤棘。烏程于閣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收幾個門生。我們今日地位也靠不著門生了。況陽中卽有人罵我。嘉善曰。場屋中如何罵得烏程曰。他篇末竟說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老先生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敢不中。其陰忍如此。是時場中皆推陳際泰爲會元。檢討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以計使先文肅謂渠首卷乃楊廷樞也。廷樞乃名重江南。爲

庚午解元。先文肅雅不欲與人爭元。遂力讓之。及拆號。則李青也。項煜向有項黑之稱。故項黑得李青之號。闕傳一時。是科雖烏程爲主考。而力行阻抑。如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甲戌止得三百名。會元多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列。每科考選館員。獨甲戌則否。又倡爲內外兼用之說。而考選館推爲館選。至欲令三甲就選。縣丞主簿衆議沸騰。以爲不可行。乃止。給事中李世祺降級調用。以其論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疏略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謂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人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終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理順吳國華楊嘉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縱兵劫掠。玩寇殃民。宣府太監王坤代辨。監紀紀功罪耳。追剿自有將吏在。如果如自鏡所言。則行間文武地方官員。罪俱不在茂霖下矣。

七月二十六日。上爲外警焦勞。召對九卿科道。天語詳明。下莫有能酬對者。

八月十一日。吏部尙書李長庚削職爲民。下文選員。外程良籌于獄。長庚素見憎于烏程。欲因事除之久矣。是時適議起廢。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尙未下。有語長庚者。當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烏程欲陷之罪。促其急上。疏上臚列無遺。共一百一十六人。上以其屈法徇私。朋比欺蒙也。故有此重譴。良籌爲吏部。甫蒞任。卽作誓文。誓于伏魔城隍之神。隨判

其文徧都市門。衆咸聳動。謂必刻意簡飭關節。不到如包老也。後狼籍異常。較無誓文者更甚。辛未詞林程正揆。其叔也。每乞假之夕。兩人俱易便衣入青樓家。爲卜夜之飲。衆論益鄙之。至是下獄。索賊者趾相錯於路也。正揆以次年京察。長庚旣去。左都御史張延登亦以請告去。旨府部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冢宰總憲者來看。時吏部左侍郎張捷署部事。特疏薦逆案呂純如及原任兵部侍郎唐世濟。

八月二十一日。上特御平臺。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面對。上諭曰。吏部尙書乃用人的官。須要天下第一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各舉所知來。張捷奏。臣昨辭部印。正爲會推一事。年來諸臣黨同伐異。誤盡朝廷。在外會推。自然瞻顧局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召對。諭臣等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才品。須不論方隅。容臣等破格推舉。上曰。立賢不以其方。卿等舉來。時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謝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仍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臣舉訖。捷又奏。臣已舉兩人。但此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隨取奏本呈御覽。上問科道官何爲不舉。吏科都給事中盧兆龍奏。會推大典。科道例無保薦。九卿推舉。當則聽皇上點用。不當者臣等糾參。聖旨深然之。隨取張捷疏細閱。訖。上問曰。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如何舉他。捷奏。呂純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欽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具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坐以頌美。上曰。他已會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科道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抑聽聖明裁奪。至張捷所舉呂純如。係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參。適蒙聖諭。已有明鑒。臣等不敢復有爭執。張捷再奏。臣實見呂純如清執可用。今棄之草野。實爲可惜。御史張三模奏。廷推冢宰。所關甚重。卽使事非欽

案亦須昭雪。呂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況欽案久定。此端一開。漸何可長。張捷又奏。臣實知呂純如是眞賢者。故從公推舉。卽在欽案中。亦須分別。倘皇上用之不效。如李長庚削職。臣亦與同削職。或處分更有甚於此者。臣亦甘與同罪。捷又奏。小民作奸犯辟。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熟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冤得。給事中孫晉奏。張捷如此。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家臣。特召諸臣公同諮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盧兆龍奏。臣任清江知縣時。記得呂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只此一事。已見無才。況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給事中姚思孝。顧國寶。蔣德璟。吳南灝等。御史金光宸。韓一光。楊繩武等。俱奏。呂純如身在欽案。斷不可用。捷猶嗷嗷置辯。給事中姜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辯。上卽命張捷下去。隨將諸臣奏本傳示各官。徧閱。乃退。明日旨下。陞南京吏部尙書。謝陞爲尙書。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先臣上先朝實錄未正一疏。略曰。臣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紅九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吏臣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實皇史宬之所藏者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定。閣臣施鳳來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若先帝紀載尙未清明。則今日編纂將何所據。倘謂一入皇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于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掌。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

覽。一云當命哲之曰。詔誥恩賚。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文明。乃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歷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諸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職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而爲之。縱皇上有主。未敢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撥。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女張差持挺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察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卽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揭奏張差口詞。指爲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嘿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釁。徒黨因以爲利。借他事讎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于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死者。逆璫欲借爲戎首。偏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遇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尙稽啓事。乃云黨徒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

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詔爲奇貨。可居爲言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撥忠義矣。大抵闈宮一事。梃擊殿簷。近侍俱踣。真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常事。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爲許世子止不嘗藥之喻。羣小附和。囂然鼎沸。污穢君父。幾成晦暝之世。迨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施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以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條。況誤傷天子乎。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汙鱗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皆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正。以信千秋。以光大典云。先是八月初六日。先臣入閣。進所修實錄。特致一揭於政府。欲題請改正。與烏程巴縣辯折良久。意思拂然。故無辭以難也。先臣遂於十二日拜疏。十三日發票。嘉善票云。要典已燬。是非自明。據奏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並天啓三年所進實錄。該部一並查議具覆。票入不發。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召閣臣。手出此奏面諭曰。皇考潛德青宮。幾四十年。憂勤惕勵。靡有寧晷。雖長幼固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爲國家大事。諸臣上疏催請。是其職掌。如何說他。

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嫡立長。皇祖屢有旨申明。因諸臣不行靜聽。屢疏擾瀆。以致大典久稽。實是諸臣之罪。上曰。雖如此說。然諸臣催請之疏。自不可少。還是有功國本。又如張差持梃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稱其強壯不類風癲。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應熊奏王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段心機。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到殿簷。韓本用聚衆擒拏。可是王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癲不是風癲。溫體仁奏王之案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爾時廷臣還是不聞不見的。還是據法執奏的是。王應熊奏李可灼本意原祈皇考速愈。因皇考病久後。一時挽回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以希望富貴之地。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是錯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溫體仁奏。此皆是逆璫時羣小附會。造爲此說。今要典已經焚燬。是非已明。今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古。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奏內冊立大典。皇祖淵衷默定。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貞難泯。張差實係風癲。雖無別情。然梃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明申。卽爲定案。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閣奸臣護奸如此。上有堯舜。下有共驢。可奈何。自是聖意屬注先臣。欲大用矣。

十月初十日。日講官姜曰廣誤讀通鑑引罪。上傳停通鑑講春秋。閣議春秋非專經不可。時詞林止先文肅習春秋。舉朝相慶。謂聖意之有在也。十一日。閣中題先文肅習春秋日講官。舊例日講官止六人。今始增七人爲例矣。十二日。先文肅日講命下。十七日。進講元年一傳。十八日。進講春王正月一傳。十九

日進講盟蔑一傳。二十日進講克段一傳。聖上御講筵。向未有連講四日者。天顏甚和。御月白龍袍。亦向所未覩也。二十四日進講祭伯傳。而宰叅係歸贈。盟密係闕疑。俱不進講。隨奉聖諭。宰叅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讀之使人凜然。真不世出之英主也。

二十六日。廷遣登萊總兵倪寵。倣古授鉞之意。滿朝俱角素。

此條與七月二十六日召對記註。及賀兵部王盛參論烏程諸疏。山西巡撫吳牲陞辭疏。皆膾炙人口。因同遺書寄出不返。日久不能追憶。故舉其概。

明季稗史初編卷四

烈皇小識

癸酉應天鄉試。論題聖心如日明水清。墨卷多用青山綠水等句。皆性理中語也。上閱之大駭。又御筆塗出文理紕繆者八卷。以禮部不行糾駁回奏。反行曲庇。尙書李康先閑住。主考庶子丁進降調。舉人李憐王佩等停革有差。

烏程倡論行取知推。考選館員。於是徐開禧胡守恆張居賴垓林增志王用予梁兆陽郭之祥李仕淳李景濂魯元寵薛所蘊等十三人。考授編修檢討等官。十二月十九日始命下。又考選徐耀范淑秦之麒宋學顯辜朝薦葉向標荆可棟李汝璨商用初等爲給事中。鄧鉉張肯堂張纘魯劉呈瑞張孫振等爲御史。其改授者張孫振擬兵部而上。改御史。鄭爾說擬御史。而上改刑部。爾說曾疏參溫王二輔者也。崇德知縣龔立本考選授兵馬。張孫振爲歸安知縣。係烏程父母官。有奧援。因拉龔同營捷徑。先是龔夢有人言。他日有張姓者邀與同事。慎勿預。至是龔果辭。張遂由他途改換御史。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目爲篋片。適禮部尙書黃士俊丁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運陳子壯。己未榜眼探花。京師爲之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黃孔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篋片。總是遭瘟。溫一時傳以爲笑。雖云出輕薄少年手。然赫赫師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見矣。

是年正月降賊王剛王之臣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誘剛等斬之王之臣卽豹五也而岢嵐大盜高嘉計號險道神者尤橫會山陝大旱飢民投賊者甚多南賊自鄖陽薄穀城掠新塋光化襄陽一時六路賊俱集官兵大不能支賊遂圍均州掠荊門景陵陷房縣及保康

陝西賊陷洵陽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賊遂連陷紫陽平利白河圍興安兵備王在臺固守適洪承疇赴援乃退破鳳縣

二月特設五省總督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去歲廷議流賊孔熾擬特設總督共推兵部侍郎汪慶伯慶伯不欲往烏程力庇之遂止不設至是始設用奇瑜受命檄諸將會兵於陝州賊在漢南者爲土人所拒乃趨夔州入四川矣

上發帑金五萬兩命御史梁炳賑濟山西山陝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永寧州民蘇倚哥至食其父母

張應昌兵敗於均州賊還屯鄖陽之黃龍灘分三股一趨龍維一趨浙川一趨盧氏時調寧遠邊兵剿賊加副將張外嘉爲總兵統之行至中途餉不時給遼丁直闕至帳下外嘉撫馭無術遂遇害遼丁結隊潰入流賊營中

四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鳳縣將由陽平關渡河趨鞏昌洪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方盛乃檄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統兵赴藍田夾擊賊南奔潰中承疇令斷棧道據守雞頭關賊不得前從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卻之南犯川中而川兵復扼守諸險賊首李自成張獻忠等坐困於漢中之車箱峽會連雨

二旬餘賊餓無所得食。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指日束手。就擒矣。李自成等大窘，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每撫一名，納銀五十兩。奇瑜利其賄，許之。凡降賊三萬四千有奇，勒令還鄉，仍歸原籍。檄諸軍按甲無動，每百人以一安撫官押送。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旣度棧道，出諸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雞、麟游等處，始縱橫不可制矣。

七月，陝西賊陷文縣，官兵逐之，東走網峪川，遂陷同官。旣而走鳳翔，趨汧陽隴川。初，賊之甫叛也，猝至鳳翔西關，口稱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臾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憤撫局，以激上怒。於是知縣李加彥、紳衿孫鵬等皆逮問下獄。

洪承疇知降賊復叛，統兵進剿。至岐山，賊衆大至，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遂趨耀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二千，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統兵六千，專視賊所向以爲援剿。是時猖獗甚，烽火直徹於耀州。富平三原、涇陽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不敢應。巡撫練國事在鄂，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國棟至，語一日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盩厔。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於盩厔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一賊斬國棟以獻，餘入終南山。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趨，欲犯西安。洪承疇一夜馳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之。賊至西安東境，官兵以力疲不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趨渭南，遏其前，而自帥兵駐潼關紅鄉溝。賊至，游擊李效

祖柏永鎮力戰。賊卻不得入關。因登玉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剿之。賊懼。夜走商南。初。老回等先據雒南山中。今又益以諸賊。共阻險自守。承疇帥諸將駐潼關大峪口。以防其出。仍飭備闕鄉靈寶等處。閏八月。關西賊陷隴州。屯城中。浹月。參將賀人龍剿之。賊圍之數重。十月。承疇遣左光先等援之。圍始解。而西走之賊。陷靈臺及崇信白水。及至涇州。是時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西南至盩厔郿縣。遍地皆賊。衆殆二十餘萬。陳奇瑜至。是始悔其見晚。分兵堵禦。而力已不支矣。御史傅永疏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剿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十月上。以秦賊猖獗。逮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十一月。陳奇瑜削職聽勘。時廷論俱罪奇瑜誤國。應逮問正法。而烏程一力護持。僅遣戍。李自成於七月。陷澄城。圍郃陽。聞洪承疇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陷咸寧。殺知縣趙濟昌。適承疇至。西走乾州。十月。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于監軍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遽出城招撫。失其印。三顧卽登陴拒守。自成乃奔邠州。張獻忠同自成陷澄城。轉掠平涼。閏八月。自成先鋒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七月。鄖陽撫治盧象昇剿竹山竹谿諸賊。連戰斬七百餘級。復敗之于硤石。墮崖及投水者。又千餘人。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五省。先是西寧兵變。兵備孔閒。籍闔室自焚。承疇還師定亂。賊遂陷隴州。汧陽。西寧旣定。承疇整師而東。賊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汝雒間。左良玉軍灑池。總兵陳永福令鄧玘軍南陽。

八年乙亥正月。下吏部左侍郎張捷于獄。張捷自薦呂純如之後。倚烏程爲奧援。乞休疏凡三十二上。皆溫旨不允。疏內狺狺狂吠。無復顧忌。最後奉旨。張捷佐計在邇。著卽出供職。正擬于計典肆其兇鋒。而適有御史劉宗祥之疏。先是宗祥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張捷姻也。捷特作柬託宗祥。欲得卓異一舉。華陽一調。末又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儒修狼籍甚著。宗祥不能諱。據實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遂大恨。時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具疏剖辨。以捷手書上聞。宗祥甫投疏。還過太常少卿祝世美。告之故。世美力止以爲不可。急趨會極門。取索原疏。則已封進御前矣。次日旨下。張捷革職提問。後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御筆批劉宗祥著回道管事。

二月。流賊犯鳳陽。焚燬皇陵。報至。傳輟經筵。是日十二。正當開講也。百官皆角素。九卿上慰安公疏。二十四日乙巳。上御布袍。慰祭太廟。二十六日丁未。廷遣駙馬都尉王昺。慰告皇陵。百官俱布服從事。下詔罪己。減膳撤樂。隨命逮鳳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下之獄。振纓者。烏程幕客也。在臺中七年。規避不差。及甲戌臺中沸然。謂此番吳再規避。當上公疏。以正臺規。振纓不得已。乃就差次。應得貴州。胡平運應得鳳陽。振纓挾以烏程之勢。請以貴州易鳳陽。蓋鳳廬淮揚素稱擅地。又與浙江隣近。平運因壓于烏程。從之。至是以陵寢失事。同一鵬被逮。一鵬正法。振纓以烏程力庇。僅從遣戍。然烏程爲振纓所哀。大璫屈膝者再。閣體皆掃地矣。

又楊一鵬者。筮仕成都府。推官遊蛾眉山。有狂僧踞佛座。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撫汝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事。大驚異。曲致禮焉。因留同宿。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二十年後當會。

汝于淮上。及是楊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峨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詩七首。急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未幾。流賊犯鳳陽。焚祖陵。楊坐失事論死。其詩始傳於世。其詩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毋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二云。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其三云。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癡。其四云。難將蚌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云。頽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末二首不傳。萬世尊卽前狂僧也。密語受記。楊之子稍向人吐露。楊聞而訶之。臨刑神氣如常時。預知定數不可違也。事頗怪。并附記。

先臣上皇陵震動疏。略曰。頃者流賊不靖。乃致侵犯皇陵。焚燒禋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君辱臣死之秋也。顧不亟滅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天縱神明如皇上。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恆擾。寇盜相尋。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文皆以幹蠱爲辭。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邊疆失事。以致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曖。砥柱莫挽於狂瀾。魍魎或嘯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原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搢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溼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

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皇上雖有卹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邃密，何由得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愛國奉公，反躬省己，加膝墮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爲整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卽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旣失一夫當關之事，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孫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鐵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蠲民間之積逋，使愷悌循良者得專意於牧令，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之魚，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沸無聞，而但云有旨矣，方圯旣極，而尙言戴罪立功，忽悠悠將安底止哉，奉旨本內追溯亂源，亟圖妙算，殊屬剴切，併理財用人等事，該部悉心籌畫，以備採擇。

三月陞盧象昇兵部左侍郎，總督五省軍務，賜尙方劍，統關遼兵剿東南賊，洪承疇剿西北賊，陞山東巡

撫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象昇協剿。逮河南巡撫元默。以陳必謙代之。

復召大學士何如寵。堅以疾請。允之。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爲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敘第一。不敢居也。桐城再召。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臨淮。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賜饌。大璫傳諭。口稱首輔。烏程卽開首輔之室居之。

七月二十六日。皇上關門徧召羣臣。試以票擬。先臣以病不能出。倪庶子元璠無病而亦不出。三十日。旨下吏部。取姜逢元。陳子壯。先臣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閔仲儼。馬之驥。張居九人。履歷。次日。廷推林鈺。孫慎行。劉宗周三人。閣票再推幾員來看。越三日。御筆批兵部。馬上差人召來。七月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卽行入閣。與首輔體仁等協同辦事。閣中初票禮部尙書。御筆批禮部左侍郎。真特達之知也。二十八日。上辭疏。二十九日。旨下。八月初二日。復上辭疏。午上而旨未卽下。次日。卽宣聖諭。盡撤各鎮監視內官。真有拱己以聽之意。先臣欲堅以病辭。香山力止。以爲不可。遂於十三日。面恩入閣辦事。

罷各鎮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省咎引罪。今經制粗定。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省改。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侯漕竣。卽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東兵。高起潛著削去總監字樣。督理如故。

先臣供事日講上甚屬意宮中嘗言文震孟到閣中倒好只是他還是板金繖時先臣官少詹止四品也烏程偵知之。年終講官應敍勞題陞先臣應陞正詹。烏程寢閣不題。傳祭酒冠應陞正詹。仍陞少詹。阻遏後進亦已甚矣。六月至八月。烏程大病不能起。上乃點用烏程。使烏程不病。此舉不可幾也。

時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爾時天下事實有不可爲者。政府之事權日輕。貂璫之盤踞已久。能盡削之以歸中書乎。疆場之飭備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爲宗岳之選乎。真小人張弧以伺我隙。僞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一燭照之。俾勿墮其網乎。雖欲佐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手也。竊爲先臣計。不若堅以病辭。使聖天子知能辭宰輔者惟先臣一人耳。宋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若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山諸公見不及此也。

上爲流寇事。於二十一日。召閣臣及府部科道官平臺對面。諸臣各有敷陳。先臣奏。今調官兵剿賊。本以爲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賊。反以殃民。以致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今惟嚴申號令。凡兵丁擾害民者。必殺無赦。將官能鈐束兵丁。秋毫無犯。監軍御史立刻奏聞。破格優擢。上曰。卿說得是。又召入門內。先臣奏。民間團聚村堡。正人自爲守家自爲戰之意。官兵不得以索糧爲名。到處騷擾。以致流賊亦冒妝官兵。混入村堡。欲堵禦之。則虞以殺傷官兵。致干法網。欲拱手聽之。則子女玉帛。聽其捆載而去。民害何由得除。寇氛何由得靖。臣意請天語申飭。今後凡官丁所過。地方官預備糗糧。勿得以惡草塞責。違者參處。兵丁亦不許入村堡。違者聽民間堵禦。將官不得故縱。五府中某有言此不可行者。先臣復相辨折。時跪奏良久。上曰。先生起來。稱先生亦異數也。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同禮帖致意大璫。大璫亦以名帖禮帖致意。此舊規也。先文肅由特簡入政府。此例遂廢。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疑先文肅有意外之託。王安之姪中書某轉致同人。且盛稱曹璫。飯依先文肅之意。又云。若循例往來。外廷惟所欲爲。大璫無不奉命。同人以告先文肅。堅持不可。曰。極大璫之力。使我不爲宰輔耳。不爲宰輔。於我何損。而名帖旣入。此辱豈能洗耶。同人乃止。曹璫久不見復。以爲大恥。遂與烏程比而呼吸相應。先文肅頓失聖眷。蓋由于此。

烏程於內廷。凡有執事人員。極小者。節中俱有禮相候。掌印及乘筆者。又不必言。先文肅乃孤行一意。如此。欲久居揆席得乎。

先文肅壬戌廷試。大璫王體仁以御批第一持名帖報喜。舊例以晚生帖復之。先文肅語其人曰。我新進書生。不知回帖。怎麼寫。今姑以原帖奉復。蓋甫進卽與內奄抗。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如此。

時杭州解到龍緞三萬匹。內奄索賄不遂。駕言不中用。令票旨駁還。先文肅與烏程言。龍緞雖云不堪御用。然以充賜賚雜賞。似亦無妨。況三萬匹入京。不知費民財幾十萬。若行駁還。復造以進。民不堪命矣。明主可以情告。宜出一揭。爲杭民請命。乞行暫收。以後不以不堪者塞責。烏程不可。票旨盡數駁還。後徵之數年。始克補解。

總兵曹文詔以剿賊陣亡。奉有卹典。其子曹變蛟任副總兵。有謝恩疏。閣票者再四。仍發出改票。御筆將奉卹典。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點。閣臣咸不解其故。後數日。烏程入直。反覆良久。曰。得之矣。乃卹典之旨尙新。與謝恩疏日月不相應。蓋變蛟託人在京幹當。邀旨後隨卽具疏。卽漢昭察霍光之明也。乃

票旨詰問其故次日卽下先文肅謂烏程亦有小才謂此。

浙江提學僉事黎元寬以文體事褫革元寬出揭盡發烏程囑託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烏程修怨所致御史姜思睿據揭具疏參論給事中姜應甲助之思睿疏有爲代草者事頗洩烏程乃得預爲地上果主先入之言欲加降處屢發改票先文肅與香山竭力調護得免。

九月部推操江正爲太僕寺卿張元佐光祿寺卿王道直陪上召對於暖閣元佐勦拾陳言率爾殊甚道直兢兢言不能出口上點用道直後四年己卯浙江巡按題涂必滋雲南巡按題王範上亦召對必滋條奏兩浙利弊甚悉上改王範巡按浙江必滋巡按雲南蓋聖意用人不測如此。

十月上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特頒聖諭避正殿撤樂減膳以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於朝房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虜三入流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罪實在朕今調邊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其風餐露宿朕不敢獨臥重幃念其飲水食粗朕不敢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敢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共甘苦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過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七日上御筆起用黃道周十日上御筆放王應熊此兩日烏程皆以待罪不入直而十日嘉善香山皆以暫假不入惟先文肅與淄川司票擬說者謂巴縣之放先文肅實爲之由是忌者益耽耽不能旦夕容

矣。

給事中許譽卿削籍爲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革職。法司提問。譽卿由壬戌考選。歷任工科都給事中。計今十四年。資俸俱極深。以母老欲得南京太常少卿。以便迎養。同人俱不可。德州遂欲題陞南缺。先文肅愠甚。語侵德州過當。德州懷恨。適臺省同時攻德州及總憲。許公謂必須舍德州而專攻總憲。蓋總憲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戶科姚思孝業具彈章。以德州總憲並列。以許公言。遂去德州。德州稍稍相忘矣。而御史張纘曾不通商榷。特疏獨參德州。張寓與許比隣。德州疑此疏出。先文肅及許公意。又山東左布政勞永嘉。輦金六萬兩。主兵科宋之普家。營陞登萊巡撫。已入啓事矣。勞故三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以攻之。德州三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勤。求諸君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蓋旨既下。則前金可分享也。又曰。勞公之座。卽申公之座也。申係寒家嫗戚。時以右布政費表入都。瓜期已及。蓋直以此相餌。而臺省竟不能待。交章連牘。有旨登撫著另推。而東省諸人又無不懷恨矣。宋之普力從德州。謂先文肅決不相容。自當以銓席待南家。及大司農。豈能久留汝耶。德州已心動。適又值張纘曾之疏。以之普語爲信然。遂具疏參譽卿與紹芳。坐以爭官講缺。而參紹芳中有憑藉與援等語。閣中相顧錯愕。嘉善謂爭官須有實跡。當令回奏。不應烏程票而悍然搶去票旨云。大干法紀。著降級調用。夫旣云大干法紀矣。而僅僅降調乎。次日果改票著削籍爲民。先文肅力爭之不能得。乃言科道爲民極榮之事。敬謝老先生玉成之。又二日旨下。譽卿爲民。紹芳提問。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與先臣同罷。許給事譽卿復有去國一疏。參烏程。烏程辨疏。卽參先文肅。卽指前

爲民極榮之語。謂皇上所以鼓舞天下者。止有此爵祿位號。而文某乃云。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以激聖怒也。上覽之果怒。有旨。吾驕震孟不宜徇私撓亂。疏未及。吾驕而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相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驕與先臣俱具疏引罪。再疏告驕。奉旨著致仕去。先臣奉旨著冠帶閒住去。

下庶吉士鄭鄭於錦衣獄。鄭爲壬戌庶吉士。建言蒙譴。林居亦十四年矣。與嘉善皆出華亭之門。稱先後同門。鄭之得館選也。宜興口誅筆罰不少寬假。鄭心怒之。辛壬之際。攻擊宜興。烏程者甚重。鄭因昌言宜興決不可留。而烏程實可大用。言路不當並攻。嘉善心善其說。既入政府。卽力譽鄭於烏程。烏程唯唯。嘉善郵寄鄭書。謂當急來。吾致子情於烏程矣。鄭復寄訊先文肅。先文肅力阻其來。鄭反有愠心。以文肅之相爲不如嘉善也。至是赴京補官。嘉善復言於烏程。謂某已來。是人可備老先生藥籠中物。當以館職畀之。烏程復唯唯。武進舊輔鄭族母舅也。力毀鄭於烏程。烏程信之。適時烏程新逐香山與先文肅。長安閔然不平其事。鄭亦隨衆持憤激之論。烏程偵知之。謂鄭特假語以欺嘉善耳。遂具疏糾鄭。疏成。語嘉善曰。今爲鄭某事具疏。當與老先生同題。嘉善欣然。及取視。則糾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詞。烏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願預也。遂獨具名以進。上方欲以孝弟風勵天下。覽疏震怒。下鄧於錦衣獄。杖母者。鄭爲孝廉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爲嫡吳氏所虐。振先與子謀假乩仙以怵之。吳氏懼甚。願受杖以贖罪。卽令此婢行杖。行杖之次。鄭不禁失笑。吳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搆此局。徧愬三黨。由是喧傳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

十二月。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順天府尹劉宗周。行取到京。有旨林鈺著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宗周陞補工部右侍郎。

是年二月。流賊犯鳳陽。先是總兵尤世威等統兵扼守潼關諸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聞賊大至。遂潰。賊乃越盧氏。超永寧。轉陷滎陽。攻汜水。屠之。又破固始。復分爲三路。一趨鳳陽。一趨六合。一趨潁亳。潁州知州尹夢鰲判官趙士宏率士民固守。城破。俱闔家殉難。遂犯鳳陽。鳳陽無城郭。賊至。官軍無一人敢迎敵者。賊焚皇陵樓殿俱燼。燔松柏三萬餘株。殺守陵內閹六十餘人。縱放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相率家丁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以死。賊首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首張蓋鼓吹。杖容暄於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弁四十六人。俱被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以視男女。注嬰兒於漿。觀其宛轉呼號以爲樂。焚公私邸舍三千餘間。光燭百里。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統京營兵至。南京兵亦至。賊乃拔營趨廬州。沿途殺掠無子遺。陷巢縣。殺知縣嚴覺。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止開一門以誘賊。暗設坑以陷之。賊入死者千餘人。援兵亦漸相逼。賊遂掠霍山。抵廬江。廬江斂金求免。賊僞許之。乘不意夜襲城。城陷。復陷無爲州。賊首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遂趨潛太諸縣。山民皆習獵。以毒注矢。人輒斃。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走麻城。

三月。江北賊掠安慶。陷潛山。應天巡撫張國維率兵禦之。江南兵素不習訓練。猝與賊遇。陸營守備周祐望風先逃。總練指揮包文達陣亡。全軍潰散。賊遂入湖廣。陷麻城及羅田。

斬黃民擒獲賊首爬天王身長八尺日啖人心數十雙目與髮肉俱赤自言此天亡我非我過也倡亂九年陷州縣十餘所向無敵今乃爲村民所擒豈非天哉解至軍門伏誅

總兵鄧玘爲叛兵殺於樊城玘素無紀律所將川兵淫掠尤甚俄騎營叛玘登樓以避之見勢逼赴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兵未動洪承疇令參將賈繼選周繼元分統之

五月漢南賊陷寧羌曹文詔進剿夜至王峪賊伏險以待文詔擊之敗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賀人龍入子午谷斷其南奔劉成功同游擊王永祥駐金牙關遏其北走賊夜渡河趨郿縣承疇亦渡河追之至王渠鎮賊方出恣掠賀人龍擊敗之追至大泥峪賊舍騎登山張全昌復擊之賊盡入終南山六月隴西賊搖天動等襲陷西和曹文詔赴援文詔至婆羅寨大軍在後而賊十餘萬驟至力竭自刎文詔敢戰能殺賊爲賊所畏報至官軍爲之奪氣

陝西巡撫李喬革職議罪甘學潤代之

七月賊高迎祥張獻忠等陷澄城八月陷咸陽先是賊翻山鶴降於承疇賊首高迎祥卽闖王屯乾州承疇令翻山鶴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迎祥率大隊自武功整屋分道渡河十月張獻忠老獍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潰遂犯南鄧而一字王等部衆十餘萬高迎祥統十二萬亦自潼關出犯閿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關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總兵祖寬左良玉兩軍相對遙望不敢邀擊賊遂屯於陝州十一月祖寬破賊整齊王于九蓄賊潰而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郟丙辰羣賊大合於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餘里祖寬分兵襲擊張獻忠於姑家廟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獻忠遂陷巢縣舍山。又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十二月。賊高迎祥羅汝才。卽曹操破光州。官吏士民。屠戮無遺。參將羅于萃。擊賊漢南。賊追至子午谷。又敗之。賊奔饒風關。

補錄毛馬魏傳四公疏略

周延儒未枚卜之前。上獨召對。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語祕莫傳。舉朝驚駭。御史毛羽健疏言其事。略曰。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卿以課職掌。設臺省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每事法祖。今日欲訪軍國大務耶。一二執政。誰敢不竭股肱。欲探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膽。乃舍葑菲之遺。獨結魚水之契。皇上將無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謀讜論。亦宜昭示中外。宣付史館。俾天下萬世。曉然知聖眷之專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劃然於進退之不可苟如此。昔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宋臣蘇軾恥由他途進。今皇上於延儒。召見不以朝參。而於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爲前席。豈通明之傳令。何爲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用取此人而用之。次年。袁崇煥伏法。兵部員外郎陸澄源疏。參羽健爲崇煥黨。同法應同坐。有旨革職提問。

時王永光起補高捷史。堃爲御史。御史馬鳴世疏劾之。略曰。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神奸領袖。違旨拂衆。薦用高捷史。堃兩邪臣。夫捷爲霍維華遺黨。一脈相傳。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死之灰也。而護持逆案諸臣。是未翦之翼也。若嚴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竊恐鷹眼獨存。鷓音復振。其爲芝蘭嘉禾。

之害非淺鮮也。

宣府太監王坤以冊籍委頓。劾巡按胡良機。有旨究明奏奪。給事中魏呈潤疏爭之。略曰。代巡之任。簿書刑名。碎如蟻聚。使良機果有註誤。則回道考核。應以直枉候之。聖鑒。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萬一百練剛腸。化爲繞指。奧竈窟宅。轉爲徑竇。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銜憲而往者。靡所展其才猷乎。人見綱紀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莫能自必其命。彼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爭抗者。異日皇上欲聞九邊之動靜。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

給事中傅朝祐疏略曰。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未嘗令其司彈劾之權。操中朝之議也。乃一參再參。及閣臣縱令閣臣有過。朝廷耳目之司。夫豈乏人。乃令中官言之。書之史冊。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爲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卽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可也。臣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焉。當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揭奏。正義責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持大權。而願唯唯以聽之乎。臣不特爲閣臣惜。而深爲國體惜。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

九月丙子。特授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啓新上疏。言天子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誦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而且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得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等因。啓新

賈疏跪正陽門者三日。內奄輩傳聞大內。上閱其疏。異之。特命授職。閣臣不敢繳旨。六科未敢執爭。本科給事中顏繼祖疏請增設公座。嗚呼。閣臣科臣。真可謂無人矣。

三月。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於獄。時上篤厚天潢。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官。其遷除如常例。命下部行之。子壯先詣政府。力言其不可行之故。烏程盛稱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最英明。然耐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時諸臣猶執持不已。今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行將順而廢匡。正恐非善。則歸君之義也。烏程大慍。既而子壯上疏。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藩規。濶銓政等云。方疏之入也。尙書黃士俊恐觸聖怒。辭不列名。疏入。上果大怒。適當御茶。椰茶甌於地。烏程稟旨。罪其阻詔。聞親法司提問。

五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嘉善之入政府也。實由烏程。頗相結納。凡烏程有所舉動。每令嘉善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烏程意也。而嘉善成之。烏程之攻先文肅也。引嘉善爲助。嘉善效力甚至。及先文肅與香山同日去國。烏程遂以嘉善爲贅物矣。適有武生李璡疏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充餉。嘉善稟嚴旨以進。有旨卿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而嘉善始危。又嘉善弟士晉巡撫雲南。狼籍大著。經歷吳鯤化疏。訐士晉賊私不法諸事。烏程卽稟嚴旨。仍戒晉江無得漏言。嘉善再疏卽罷。

祭酒倪元璐疏參鄒華。略曰。昨見黃安縣生員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欲宣隱豁幽。而宵小干進。薄孔孟爲糟糠。網簪纓爲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

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

原任山東滋陽知縣成德母辱溫體仁於朝。成德持身廉介。筐篚絕響。又賦性峭直。不能左右上官。先文肅在朝廷極稱道之。御史禹好善巡按山東。具疏參劾。先文肅大爲稱屈。德又有疏參烏程。奉旨下獄。好善遂參及先文肅。云成德係舊輔文某私人。此疏係文某屬草以授德者。時申布政紹芳已逮。到下部。羣小合謀擬借事株連。代烏程修怨。勢岌岌矣。適先文肅以六月去世。羣謀始解。申成俱行遣戍。成之母伺烏程入朝。攔輿醜詈。且集瓦礫擲之。烏程狼狽走免。隨具疏奏聞。有旨著五城驅逐。而烏程令錦衣尉加校尉五十名護視。人謂成母此舉不減施全之刺秦檜云。後闖逆入犯。破昌平。成母同其媳若女俱自投井中。

逮山東巡按張孫振。孫振疏參提學袁繼咸。繼咸素有廉明之譽。巡撫吳姓業保薦之矣。有旨以撫按舉劾互異。嚴行詰問。姓具疏備陳。繼咸居官廉明。當薦不當劾。并列孫振不職諸狀。時長安闕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遂疏參孫振是非顛倒。大負代巡之職。宜作提問。以儆官邪。有旨孫振逮問。姓與繼咸供職如故。

嘉善旣去。晉江以病卒。復行枚卜。上點句容孔貞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以尙書入閣。淄川因是亦得加尙書。丙辰不考館。而鼎甲三人皆大拜。庚戌亦不考館選。鼎甲三人俱不得正揆席。而武陵金溪補其闕。亦一異也。

千戶楊光先疏論陳啓新溫體仁。昇棺隨其後。上大怒。命廷杖八十。遣戍遼西極邊。

祭酒倪元璐罷。先文肅既去。烏程恨倪公刺骨。必欲逐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乃以京營爲餌。欣動武弁。誠意伯劉孔昭應募。遂摘倪冒封事。併及許生重熙。蓋熙曾纂有五陵注略。以書生不當妄言國事也。倪請於家取前所給誥勅。驗無冒封事。罪無可坐。烏程稟旨該部議處。至是部覆上。有旨倪元璐冠帶閑住。去許重熙革去衣巾。書板追毀。後京營缺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賞之。孔昭卽前參侯恂以媚烏程者。嗚呼。青田有此孫。辱青田矣。

七月。清兵入犯。上命太監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孫繼武。劉元斌率禁旅六千防治河口。上又命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昌宣等營。以鄧良輔守之。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杜勳監視東協。陞張元佐仇維禎俱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通州。時所遣內奄皆卽日出城。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尙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上又命太監盧維寧總督通津臨德軍務。兼理漕運河道。

上命兵部尙書張鳳翼總督各鎮勤王兵。關寧太監高起潛爲總監。寧錦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南援霸州。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卽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授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於中官。每相結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御史金光宸疏參侍郎仇維禎。首敍內臣巧爲借援。又謂內臣督兵爲蔑法。并及本兵張鳳翼。上弗善也。

至是爲援剿事。召對廷臣于平臺。并召光宸。上詰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沾名乎。上時怒甚。直欲按紅牌處斬。適迅雷暴雨。直震御前。乃止。僅行降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復遼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皇上遂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而耳目參於近侍。心腹寄於干城。廠衛司訊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廉之情隔。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劾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甚。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最難也。得一文某。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黷下獄矣。於是井市雜流。乃得操其詭說。乘間抵隙。以希進用。國事尙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譖。遂幾於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致輕言更改。以寬大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侍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慎宗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之詔。遣內廷臣賚內帑。巡行郡邑。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專責撫鎮。陳師險阻。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神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不報。

九月北兵從建昌冷口出守將崔秉德請統兵先遏其歸路總將高起潛不敢前進揚言當半路擊之及報至北兵已盡出口猶觀望兩日始進至石門

時當八月鄉試之期以城守暫輟及北兵既退改期十月亦文運之厄也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陵寢禋殿盡行拆毀北兵退後督撫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將陵寢禋殿盡行吹壞有旨卽著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反敍功加恩三新參俱加太子太保薊督丁魁楚戴罪管事薊撫吳阿衡供職如故

明季稗史初編卷五

烈皇小識

劉宗周以乞休允放矣。聞邊警卽杜門私邸。俟解嚴後始出都。陛辭疏略曰。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皆坐於煥黨。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寢疎。朝政日墮。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已釀成之也。且樞臣張鳳翼溺職負任。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督臣丁魁楚失事嚴疆。而與之戴罪。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兵。爭先入衛者幾人。而概從寬典。何以服劉策之死。今二州八縣生民塗炭也極矣。廷臣之纍纍若若者。皆相倖無事。又何以諱韓爌李邦華張鳳翔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志互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邦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爲察。規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弗覺矣。至近日刑政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鄮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乃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凡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羣臣不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而退小人。急罷三協津通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毋再以邦家爲僥倖。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不報。

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吏部尙書謝陞罷北兵旣退。羣小復欲借邊才以翻逆案。烏程主之。德州佐之。唐世濟當先特疏薦霍維華。隨一疏揚言於衆曰。若臺省中以逆案事見罪者。卽先以此殪之。臺省果相顧不敢糾。乃疏進而上留不發。給事中荆可棟先上一疏。微微點綴以探之。烏程混票該部知道。已而臺省相繼而進。烏程知不可掩。乃稟旨逆案頒行已久。何得妄希薦舉。於是給事中宋學顯遂疏言。霍維華昔曾極口袁崇煥之功。願以己蔭讓之。夫崇煥負君誤國。遺禍甚酷。豈堪維華再誤。兵科徐燿繼之。謂維華推戴崇煥。不啻口出。卽使不在逆案。亦當服連坐之條。況現奉皇上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闕原之旨。曾幾何時。而世濟以統憲大臣。藐旨蔑法。公行抗違。安望其正己率屬乎。未及德州。謂進退人才。冢臣職也。而徇人主使。漫無主持。將統均之謂何。疏入。上大怒。遂下世濟於獄。謝陞引罪。卽准回籍。烏程袖手不效一臂矣。

是年正月。賊高迎祥。李萬慶。張獻忠等。連營數十萬。攻滁州。南京太僕寺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百道環攻。城上連發巨礮。擊賊死者甚衆。而盧象昇援兵適至。副總兵祖寬以關遼健卒爲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爲後勁。躬率麾下五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方空營出掠。官兵至。不覺也。祖寬大呼直入。賊羣起接戰。戰於城東五里橋。賊大敗。象昇麾諸軍追之。北逐三十里。斬三千二百級。漕撫朱大典令參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斬三百餘級。總兵劉良佐扼之於廣武。賊遂西突池河。次

日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岡守備劉光輝孤軍格鬪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旗幟渡河奪路而走江浦總兵杜引域追之不及五里橋之戰祖寬殺賊近萬人盧疑爲平民有無辜之嘆祖寬大怒拉盧欲同往驗委是流賊與否盧乃以異語謝之祖惟冷笑終不釋然也一說盧督兵勦賊特招死士爲衝鋒陷陣之選賊令奸細混入其中對壘時奸細內應縛盧將獻賊矣中軍李某救之得免西走之賊復陷鳳陽朱大典同總兵楊御蕃列營陵牆下賊不敢攻遂掠淮遠陷之朱大典攝兵至賊焚廬舍北渡陷靈璧進逼泗州祖寬再破之東破宿州突入沛縣焚戮婦孺靡有孑遺丁壯盡掠入營中

賊迎祥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而曹操一字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總兵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於雪圍旣接戰官軍佯敗爭先馳逐大樂鳴鼓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軍三面奮擊斬首四千二百餘級

二月江北賊陷潛山又陷太湖

湖廣賊九條龍張胖子等攻竹山知縣黃應鵬棄城走縣有徵糧六百石賊遂奄有之食盡焚縣治而去東掠南漳陷穀城西陷竹谿房山知保康空城不入盧象昇統諸將追賊至穀城賊走鄖陽官兵三路並進適大霧賊不知兵至倉卒接戰官兵逐之大敗殺賊首黑煞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祖寬李重鎮先馳赴荊州防其奔軼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之賊大潰盡遁入萬山中李自成出河南欲攻固始左良玉遇於闕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自成走登封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等以牛酒相迎張樂大讎連夥入營自成卽令廖三等駐河南當官軍而自率部賊走鄖

陽循南山險阨。遘商維而行。復出延西。官軍敗績於羅家山。自成自鄜州走延安。而高迎祥、蝎子塊亦自興安趨漢中。陝西巡撫甘學潤以縱賊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四月。賊過天星。復叛於延安。而老回回混十萬等自汝鄭入商維大嶺。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總兵張天機力戰卻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安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特捷輕進。陷賊伏中。翀霄被執。延綏精銳俱盡。賊遂陷綏德。米脂延長。七月。高迎祥、蝎子塊攻漢中。不克。遂趨西安。秦撫孫傳庭設伏於盤屋。邀擊大破之。擒賊首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蝎子塊即劉哲。高迎祥即闖王也。是時羣賊奪氣。潛跡鄖陽山中。盧象昇方合大兵逐之。九月。以勤王率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場天諸賊。合二十餘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安。慶江浦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矣。鄖陽府宋祖舜追賊敗績。失其符印。削籍聽勘。以苗祚士代之。未幾。祚士復罷去。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丁丑正月外計。浙江左布政姚承濟貪污衆著。兼以錢糧積欠。已列爲民中。浙省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王業浩等五十餘人。公疏保留。謂承濟居身廉慎。剔弊精明。爲從來方伯之冠。有旨下部議覆。覆上。准降級管事。後庚辰外計。姚貪聲大著。計察爲民使。皇上追論前次保薦之罪。不知體仁等何以置對。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爲考試官。取中吳貞啓等三百名。

下戶部尙書侯恂於獄。勞永嘉之推登撫也。實輦金入兵科。宋之普家代爲營幹。德州復三過宋學顯。諄諄戒以言路交章。而登撫另推之。普輩懷恨未嘗須臾忘也。至是之普。以馬豆事參恂。及學顯。學顯以

科臣巡視而恂則烏程所久側目者烏程稟旨以恂徇私養奸革職提問學顯以從未經手免議之普與學顯同年同官修私怨悅當軸不難手出彈章人心叵測亦已甚矣左僉都宋鳴梧以子之普參恂與學顯也終身以爲大垢遂謝歸里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同升陳之遴趙士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例轉給事中宋學顯爲湖廣副使御史張盛美爲河南右參議撫寧侯朱國弼疏言溫體仁受霍維華厚賄謀爲出山假令唐世濟發其端又以言路之糾參爲宋學顯主使密諭吏部擠令外轉有旨責其誣捏首輔革職候俸

四月改河南巡按張任學爲河南總兵任學覬得巡撫且欲薦原任丹徒知縣張文光因極詆諸總兵不足恃而盛稱文吏中有奇材可以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

太倉民陸文聲疏言風俗之弊皆起於士子因參太倉庶吉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有旨著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旣而元珙回奏極斥文聲之妄而申詳者蘇松道馮元颺也有旨元珙元颺著該部從重議處後部覆上俱降三級調用去歲張漢儒疏參盧山以致逮問故一時讒小得意告訐四起先是蘇州推官周之夔以爭軍儲事與溥采相忤蓋溥欲利盡歸於太倉而之夔欲公普之合郡事本甚公甚正後之夔密揭溥等於漕撫并傷知州劉士斗於是衆議沸然皆歸罪於夔與士斗俱不安其位以去至是之夔亦訐奏溥等樹黨挾持則曲甚矣

上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顯名抵任查參前任巡鹽張養高欽舜各侵匿稅額幾十萬有旨逮問

時養已卒。命籍其家。永平兵備劉景耀。關內兵備楊于國。各降三級管事。時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景耀于國恥行屬禮。俱上疏求罷。烏程稟旨。總監著照總督體統行事。申飭已久。景耀于國徇私瞻顧。殊屬藐玩。姑著降三級管事。以後監司皆俯首屈膝。莫敢爭矣。

七月。工部員外方璽疏。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奄豎者。止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恩圖報。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若宮廷。替御效忠倍易。凡此內臣。邀茲曠典。孰不願棄捐頂踵。以酬皇上者。不必鯁鯁過慮也。給事中何楷參璽通內呈身。請重治示戒。有旨。方璽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溫體仁罷。烏程啣恨虞山。必殺之。而後快。常熟陳履謙。巨奸也。特爲獻謀。唆張漢儒參虞山。并及瞿式耜。並逮問下錦衣衛獄。虞山爲老高陽門下士。託高陽公子求援於大璫曹化淳。化淳係王安名下。以虞山所撰王安碑文爲證。曹璫覽之泣下。乃盡力爲營救。虞山又令密友馮舒求援於馮銓。連伺三日不得見。第四日二鼓始命入堂中。馮方欲有所言。銓曰。錢謙益的事。我都曉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卽揮之出。馮次日入都。局面一變矣。虞州具辯疏。將前後被陷事情。宛曲點破。上閱之首肯。淄川稟語頗惡。上盡行抹去。止批不得瀆陳。烏程謀始阻。陳履謙復獻詭賊出首之計。先具一匿名揭。有虞山款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首。云虞山費四萬金。託周應璧求款於曹璫。曹璫覈無地。自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琨定招。以匿揭爲根據。以王藩爲確證。周應璧堅執不認。董琨逼勒成招。事頗昭著。而曹璫奉旨嚴究。大家搜訪。備悉陳履謙父子奸狀。遂擒履謙父子到廠。次日曹璫五更

親至外東廠審鞫。先後嚴訊。弔一弔。夾四夾。打二百。扛移一日。招出張漢儒草疏。王藩出首。併伊父子捏造款曹和溫擒陳六字。及改和溫爲擊溫等情。歷歷有據。凡領廠者。非重大事情。不親審。不親至外東廠。前年廠役緝獲逆犯董天王。賞銀三十兩。今緝獲陳履謙。亦賞銀三十兩。則其鄭重履謙可知。已前此首狀中。引式耜弟瞿式穀。初爲陳履謙所愚。至是洞悉其奸。先後質對。語皆之款。曹璫溫語諭之。令其盡言。無所駁問。於是逆案之謀。翻總憲之薦。霍與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藩之首。俱出烏程一手。握定事狀。昭灼獄上。虞山及式耜俱從寬。送刑部擬罪。漢儒履謙俱立枷一個月。而烏程允告之旨。亦下。烏程每與大獄。必稱病以聚謀。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擇日移居。上疏邀宣諭之旨。卽出矣。淄川已稟擬宣諭。御書大書三字云。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米等項。御筆抹去。疏下。出其不意。方食失筋。長安中歡聲雷動。雖婦人孺子。皆舉手相慶云。

烏程旣去。復當枚卜。上點生綿竹劉宇亮。進賢傳冠。韓城薛國觀。旨云。著與輔臣張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淄川有與善者。勸宜且稱病。淄川沉吟久之。曰。無奈賤體頗康。昔宋蔡攸引其父京手作診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少倦乎。京曰。無有。攸去。京語客曰。此兒殆欲以疾罷我也。淄川才智萬不堪。京作奴而不肯稱病。則古今合轍矣。

山東民家墾地。得數顆古鳳印。有明鳳年號。蓋小明王時年號也。巡撫顏繼祖具疏以進。極盡諂諛。若與玉璽鳳麟同一呈瑞。識者預占爲不祥。謂分爭從此起矣。

唐王之父爲世子時。以世弟離間故。失愛於老唐王。鬱鬱以死。老王薨。唐王嗣位。卽上疏列其冤。上遣大

璫二人往唐府和解之。唐王所以媚二璫者，不遺餘力。二璫甫出境，卽懸父世子像，召兩郡王至，數其罪，立極殺之事。聞於法，應賜自盡。以大璫左右之，發入高牆，宏光卽位，乃得赦出。乙酉，清兵南下，唐王走福建，撫鎮張肯堂、鄭芝龍等擁立稱帝，改元隆武。說者謂既入高牆，似難復君臨天下矣。

時當考選，行取各官俱鱗集都下。舊例止推敲臺省，甲戌復增入詞林。雖以官評爲據，而營私者正自不少。時江南推轂建陽知縣沈鼎科，而歸縣知縣陸自嶽必欲攘之，互相訐揭。陳啓新疏論及之，奉旨著指名回話。又旨下吏科取訪冊進覽，於是姜逢元、王業浩、孫晉等皆以圈多蒙旨詰責。有何廣知若此之語，各降調有差。啓新回奏，指涇縣知縣尹民興、江都知縣顏允紹及同鄉預定詞林之陸自嶽，部覆三人俱降處。自嶽卽計奏沈鼎科、鼎科亦不得考選。吏部尙書田唯嘉乃請先推部屬，所共推二十三人，皆孤立寡援者，輿論譁然。諸受推者亦各懷不平，惟成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竟辭朝赴南京吏部之任，識者共服其雅量云。

逮福建興泉兵備曾櫻，廠役緝事，緝得曾櫻營陸事狀，有旨逮問。櫻力辯無此事，人役書禮皆僞也。旣而漳泉副總兵鄭芝龍疏曾櫻廉明忠恕，櫻感佩其德，特代爲之營陸，而來役疎虞，致蒙聖譴，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有旨姑不究。曾櫻仍還原職。

按芝龍爲泉州南安人，初同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振泉死，芝龍代領其衆，剽掠海上。官兵不能禦，興泉兵備蔡善繼以書招之。芝龍降，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無難色。芝虎一寧皆譁，竟同叛去，攻取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爲巢穴，掠奪商民船，復進擊漳浦等處。時

天啓六年也。巡撫朱一馮遣總兵洪先春擊之。而令游擊許心素、陳年廉爲策應。會海潮夜發。心素文廉所統水師皆飄沒。失期。先春大敗。總兵俞咨臯望風先逃。崇禎元年。給事中顏繼祖疏劾咨臯喪師失律。臨陣怯逃。有旨革職提問。芝虎最驕捷。能於海面跳越兩舟。左右擊射。人莫敢撻其鋒。適爲颶風飄沒。不知下落。芝龍頓失所恃。二年。巡撫熊文燦招之。芝龍降。授官游擊。三年。海盜李魁奇倡亂。芝龍擊斬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又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七年。劉香老犯海豐。兩廣總督熊文燦令嶺南守道蔡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招撫之。俱被執。八年。芝龍統福廣兩省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敗。困挾守道蔡雲蒸。遂自焚死。承祖三人脫歸。敍功加芝龍副總兵。十三年。加芝龍總兵。

是年正月。總兵秦翼明逐賊於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整齊王張獻忠等九營。分而爲三。一走羅田。一走團風鎮。一走蕪水。闕場天等。又分三路擾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自固水犯霍山六合。一自潁州犯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

李自成敗官軍於寶雞。縱掠涇陽三原等處。西安大震。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三戰三捷。秦翼明敗闕場天於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飛山虎。賊至英山。立營山巔。伐竹爲筏。爲渡江計。朱大典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不應。屯舒城月餘。大典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統兵剿賊。稱疾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西。給事中凌義渠劾之。有旨王忠逮問。左良玉革職。殺賊自贖。

閏四月。以熊文燦總督五省。以常道立巡撫河南。以孫傳庭兼河南總督。時宣大總督楊嗣昌守制家居。上特起爲兵部尙書。嗣昌具疏辭。不允。令以墨纒從事。嗣昌舉文燦爲總督。而大發兵剿賊。戶部苦於無餉。嗣昌建議。每條銀一兩。加銀三分。名因糧納餉。共加賦二百萬兩。以濟軍需。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等語。

按因糧輸餉一項。止徵一年。惟應撫張國維。浙撫熊奮渭。相訂獨徵二年。江南十府。共二十餘萬。盡入私囊。華亭許公譽卿不平其事。獨持昌言。而羣分國維之潤者。競起而和解之。公論遂不克伸。故從來應撫之富。以國維爲第一。旗鼓朱某亦婪有二萬金。亦從來旗鼓所推爲第一。蘇松沿海等口。素嚴出洋之禁。張國維令守海諸將。弁潛放洋船出海。俟其滿載而歸。盡掩取之。兩年所得。亦不下百萬。

十月。陝西賊過天星。同李自成陷寧羌。混天王革裏眼等會之。分三道入四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閣。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尙文大敗混革二賊於廣元。斬首千餘級。賊自梓潼復分爲三。一走潼州。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州。彰明。鹽亭等縣。進圍綿州。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漸逼成都。事聞。維章革職聽勸。以傅宗龍巡撫四川。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寧。以尅削致激軍變。巴縣力護之。舉爲川撫。至公然形之揭奏。曰。維章臣畏友也。臣益友也。等語。及任四川。狼藉無比。至受番夷黃金四萬兩。擅將邛州界內地割以與之。合州士民咸憤不平。迄無敢以入告者。次年。楊編修廷麟召對。乃指及之。真開人不敢開之。

口矣。

十一年戊寅二月。下刑部尙書鄭三俊於獄。先是馮英下獄。改用三俊。適當侯恂屯豆一案。先有讒言。謂三俊與恂皆東林契友。必將屈法徇私。上入其言。至是獄上。果多爲恂卸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首先具疏稱冤。盧昔爲鄭司官。素服其公忠廉慎者也。繼盧者不下十餘疏。而應天府丞徐石麟爲最略。曰。鄭三俊品重三朝。賢著四海。即使果有過誤。猶望皇上優容老成。曲施赦宥。今擬議一不當而僇辱隨之。將敬大臣之義何居。漢張釋之爲廷尉。不敢屈法以徇主意。文帝卒降心以相從。千古兩賢之。謂非釋之不能守朝廷之法。非文帝不能用釋之之言。臣於是而歎臣工之不能仰體皇上也。皇上每事欲踵前哲。而臣工輒道以刻薄慘激之術。皇上每事欲臻盛治。而臣工輒佐以刑名擊斷之學。皇上每事欲崇禮義。而臣工輒肆其乘間抵隙之私云云。閣票回話。發改。閣票爲民。又發改。閣票提問。御筆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閣中乃票令旨以進。當晚卽下。

禮部題二月十七日。皇太子出閣講讀。侍班官四員。禮部尙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屈可伸。講讀官六員。禮部侍郎方逢年。右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較書官二員。編修胡守恆。檢討楊士聰。侍書官二員。中書黃應恩。朱國詔。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皇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致相妨也。黃應恩旣充正字。又充侍書。則以淄川從外入。不諳衙門規例。而士聰係辛未。增志係甲戌。一輩尤爲錯謬。臨期逢元罷去。侍郎顧錫疇代。

二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爲得人。諸臣各以大

意支吾。諭德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考選對。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蒙詢有徒。清亦不濟事之語。至朱成二人。則庶子李建泰而下多同辭稱其果屈。上命起序列。有言者出奏。於是諸臣各陳所見。上亦隨意答之。上又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折一年。這個行得。行不得。編修楊廷麟對。自溫體仁之舉唐世濟。王應熊之舉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體仁應熊竟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爲之動色。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選。以任濬爲閣臣。張至發兒女親家。前任濬列在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上曰。誰沒有個兒女親家。這也不在此。至發奏請敕山東撫按勘驗。臣與任濬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於此。治臣之罪。上諭以不必與辯。對畢。諸臣出朝。吏部偵事者誤傳。奏成朱者爲楊廷麟。田唯嘉恨甚。嗣是轉攻廷麟矣。次日。黃道周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景昉申言鄭三俊事。道周疏亦及之。士聰則言考選事。而田唯嘉亦有疏。則直攻楊廷麟。內云。成勇任濬各爲同鄉。所引科道求科道。詞林雖未預訪單。而暗中皆爲主持。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至楊廷麟則尤有說焉。今考選推部之涂必泓。係麟同鄉。至戚保舉。聶明楷係麟同鄉。萬穀春所保薦。臣且參革。并穀春議降調矣。是以廷麟恨臣。以保舉考選爲不平。而特借成勇朱天麟爲口實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係黃景昉。何訛爲楊廷麟。還通著明白回奏。十六日上御日講。面諭黃景昉。昨原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諭俞煌。昨召對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說。煌對曰。行不得。如何。此疏竟隱不載。時講官張少詹四知出語人曰。今日上怒甚。說者謂三俊自此得釋矣。十九日上御門畢。諭百

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屯豆腐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委卸。巧爲彌縫。屢奏批駁。執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作回家聽擬。蓋聖明本欲受言。第不欲恩歸於下耳。三俊以初九日下獄。風霾陡作。咫尺不辨。是日得釋。微雨澄清。誰謂主心不上應天心耶。按講章之末。必附時論一段。猶奏疏中條陳。非欲必一一見之施行也。姚文毅進講。在上初年。時入夏始兌糧。阻凍開河。直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之祖制十二月兌糧。二月開幫。五六月赴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故引及之。云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後史堯辨疏。復牽及先文肅與文毅。乃知羣小所以相中者。不遺餘力。八年之後。猶令人主追憶其過如此。

楊士聰疏下。著指名回奏。於是指陸自嶽張若麟沈迅。蓋自嶽與沈鼎科同在考選。自嶽爲陳啓新指參降處。不甘鼎科獨留。特出疏以傾之。若麟與迅。則愛省中不愛詞林者。蓋當考選時。第一第二當爲詞林。第三第四當爲省中。第五第六當爲柱史。迅與若麟列在三四。此正握定省中樞要也。及任濬議處。乃舍第三之迅而推第五之成勇。此其驗也。

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各疏。願讓少詹事黃道周。淄川具疏極排之。內云。道周近疏。有臣不如鄭鄭之語。夫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草此揭者。中書黃應恩也。先是戶部尙書馮英同時下獄。道周辭官疏內及侯馮。因遍及用刑之未當者。鄭鄭特其一耳。疏中有一日內。繫兩尙書。偶遺一尙字。有旨疏。一日內。繫兩書。敬慎何用。迨後英竟以微罪得釋。是上未嘗不用其言也。給事中馮元颺上疏。略曰。頃項煜楊廷麟疏。讓黃道周。夫二臣係閣臣所選。不肯苟悅於閣臣。爲

閣臣者宜深加贊歎。風勸百僚。而近日一揭。若大不快於其言者。并遷怒於道周。何也。若以道周建言爲罪。則皇上已還其清秩。數次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皆頌爲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反因此怒及道周。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矣。淄川又出辨揭。謂臣硜硜孤執。卽有苟悅之臣。不能呈身於臣云云。亦應恩代草也。旣而復上世風宜挽一疏。屢數千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鄭。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廷是非爲一己環草之私。又云。有一二人焉。建壇玷執牛耳。自命於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未又請禁投刺往來云。自今士大夫門。盡可羅。席盡可塵。夫人而能爲言也。夫人而能爲讓也。終推重於溫體仁。稱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此疏出。江夏手嗚呼。江夏生平於斯掃地矣。編修吳偉業具疏駁之。略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輔臣之鑒。取之溫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習朝章。體仁性習險諛。則當矢志光明。立心公正。體仁狎匿宵人。則當嚴杜論訾之輩。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忠孝之經。庶幾聖恩可副。輿望可塞。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關洪學。蔡奕琛。胡振纓。胡鍾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督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謂其善欺耳。家窩巨盜。產遍茗溪。自詭曰廉。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輔臣真以爲孤執不欺乎。若仍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日得見。夷狄盜賊之風。何日得平也。適上御經筵。項煜面糾淄川。庇至戚任濬。而擠成勇。淄川再疏辨。有旨著項煜回奏。略曰。有問斯對。而曰紛囂爲國摘奸。

而曰排擠。至發至何處把持。則臣敢明白指之。曰考館則把持於閣中。推補則把持於吏部。又云。臣孤冷自守。於考選何與。於任濬成勇何預。向使經筵考不召對。不問用人。諸臣不言及考選。則臣雖有區區之愚。何自而發。當日一堂都俞夢想。不到拜颺之語。一片肝膈。而至發。乃謂臣爲異同。爲愛憎。如此欺罔。豈能逃聖明之燭照哉。疏語最切。第疏內指任濬與淄川。次子聯嫺。則未確。謂濬以銀鞍馬賄張孫振。斥爲貪吏。則太過。有旨著再奏。而淄川八出疏。嘵嘵攻詆。全無大臣之度矣。項煜遂奉旨議處。東宮日講黃充正字。管誥敕撰文。又兼東宮侍講。勢不能相顧。凡傳講寫講。皆委之朱國詔。臨時國詔病不能出。乃暗撰儀注。委之較書淄川。不詳所以。遽爲題請。士聰等詣閣力辯其謬。旣而項煜等撰完講章。送應恩。應恩復拒之云。此楊胡二公職掌。士聰亦不平。具疏爭之。發票。淄川卽具揭隨進。士聰遂不行。士聰乃上書閣中。極言其事。而應恩適以撰文事特旨爲民。撰文者。本兵楊嗣昌。父楊鶴。三邊總督。以逮問遣戍。至是寧夏敍功。奉旨復官。給誥命。舊例贈恤誥命。皆中書撰文者爲之。應恩爲楊鶴撰文。極力洗發。呈上。上塗抹發下。合查職名議處。淄川將具公揭申救。句容進曰。去年許朗城事。與此同。彼時未曾申救。今奈何救之。蓋前歲許祭酒撰高忠憲公贈誥。爲上所駁降處也。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諸公不救。我自救之。連進三揭。上終不允。御筆批云。撰文官自註職名。新經申飭。黃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不相掩。蒙冤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爲何如。黃應恩著革職爲民。楊嗣昌疏救。亦不聽。旣而大理寺副曹筌疏。參應恩納賄等事。先是四川富順知縣許國佐。以參劾下部。應恩受其千金。許爲從輕票擬。適又有摺。撫應恩事款一冊。乘夜投於中書。周國興之門。由是長安喧傳。直達

聖聽。曹筌疏入。有旨著刑部提問。

給事中王都疏參吏部尙書田惟嘉略曰。冢臣之與逆黨作緣。非自今日始也。當王永光借題邊才引用匪人之日。惟嘉爭先應募。卽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章光岳遂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樞徐揚先虞廷陞葉天陞六人。賴聖明獨斷。有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之旨。而後羣奸屏息。疏在御前。可覆案也。夫唐世濟應喜臣薦一人而拿問。彼薦二人薦六人者。宜何居焉。疏入次日。上召對閣臣及惟嘉。出疏示惟嘉。諭以秉公盡職。不必與辯。前有疏參刑部侍郎章光岳。行人司副水佳允。蓋光岳官通政時。建議請於逆案中有枉者。辯疏許其封進。佳允官御史時。疏請吏部將逆案中不平者一一明告。有旨吏部議覆。惟嘉復光岳致仕。佳允免議。故都并參之。先是德州去位。惟嘉以吏部侍郎內旨陞吏部尙書。其勢張甚。凡臺省議及者。必以年例處之。若宋權宋學顯凌義渠。皆其人也。都可謂履虎尾而不悔者矣。

田惟嘉疏參楊廷麟。奉有明白具奏之旨。而屢疏回奏。總無指實。上詰責不已。會項楊各疏參。淄川遂以項楊爲接引。以河南掌道御史王萬象爲主持。又有神謀權力一疏。其云神謀權力者。一指李嗣京。爲句容所託。一指涂心泓。爲進賢所託。蓋淄川在閣中。惟江夏欣附同臭。句容進賢。多所不合。惟嘉知之。欲借此以傾二人。二人大懼。惟嘉疏發票。淄川時待罪在寓。句容進賢。擬項煜楊士聰著議處。復進密揭。言煜與士聰疏參首輔。有壞閣體。當加重處。隨使人傳語於惟嘉。惟嘉大喜。再上回奏疏。神謀權力。卽指項煜士聰萬象三人。句容進賢。復稟議處。尙未進。而惟嘉前疏密揭。乞加重處者。御筆批。面奏

成勇不得館選乃黃景昉。今言楊士聰是何緣故。項煜已有旨了。長安喧傳田太宰挾賈挑戰兩閣下。望風投降者卽指此也。

士聰指名疏下。查沈迅等三人治行及考滿緣由具奏。惟嘉將考滿開復截俸日月俱隱匿不載。止詳著其各院考語。士聰隨上大臣蒙欺有據一疏。內指惟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升延綏巡撫。係大理寺丞史堃過付。又參史堃巡按淮揚時。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兩。有旨。史堃沈迅張若麒各著回話。而惟嘉復上盡職招誣一疏。內云。士聰參史堃並及臣也。蓋有由矣。史堃者時局之所懲惡而不容者也。若麒與迅皆爲堃父母官。士聰惡史堃並及其父母官也。已久啣之。又見成勇被臣推部屬。倘麒迅及選科道。則惡其氣味不投。必欲一網打盡以爲快也。沈張回奏。俱言士聰平日招搖局騙。至於考選大典。公然登壘而招。已惟守正聽命。以致大觸其怒云云。而於開復考滿日期俱置不及。惟嘉又收陸自嶽爲助。自嶽亦出疏參士聰羽翼沈鼎科爲接引。指吏科葉高標爲主持。高標。鼎科。鄉房師也。史堃回奏疏云。臣孤立寡儔。屢糾奸惡。今乃誣以關通閣部之線索。憶向年文某姚希孟爲詞臣之雄。死者死矣。文某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臣曾有綸扉之線索。一斷論議之風雨寂然。二語有犯時忌。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線索二字誣陷微臣也。具辯疏云。臣入仕以來。指佞如仇。奸黨恨臣久矣。士聰曾受宋琮銀萬兩。營謀館選。又今特出聖明燭奸之疏。丟卻考選。突以田惟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濫推延撫。指臣過付。臣巡按淮揚。僅代鹽差數月。便誣以侵匿鹽課二十一萬。伏乞勅下九卿科道將此疏會勘。令淮揚內臣楊顯名及周汝弼各自面奏。則士聰之誣捏始露。而

微臣之心跡得白矣。有旨。俟衛招訊明定奏奪。史璽貪著淮揚。幾與崔呈秀等。三尺童子能道之。其侵匿鹽課。爲延撫過付。俱自作之孽。於人何尤。乃無端辜及時局。又無端辜及先文肅。姚文毅何爲乎。先文肅以請改正光廟實錄一疏。荷蒙聖鑒。致此超拔。非關虛名也。大璫屈意求好。先文肅堅拒不應。是私行者否。必如烏程之謀。饒逆案。巴縣之力庇貪撫。方謂之不行私者乎。至成德應募之說。乃禹好善造此以取媚烏程耳。今烏程罷矣。復拾好善餘唾。何爲乎。雖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終不能當聖明離明之照也。宋琮萬金之說。尤屬誣讒。宋玫擬爲出疏申辯。而躊躇未定。給諫之念重。雖其兄受誣於身後。勿遑恤矣。嗚呼。

四月。吏部尙書田惟嘉罷。時士聰廉得惟嘉納賄事款。復上聖主神明燭弊一疏。淄川見疏有事款。卽密抄一通送惟嘉。俾預爲辨地。不意惟嘉不待旨下而遽上疏辨也。士聰乃上臣疏預設甚奇一疏。有旨著惟嘉回奏。而前疏竟下錦衣衛提究。事旣下部矣。惟嘉仍視大選自如。給事中吳麟徵上疏。略曰。今之進言者益難矣。爲公正而發憤。動輒指爲朋比。卽自盡其職掌。亦借題以驅除。卽如冢臣田惟嘉。嚮官通賄。事下衛訊。供吐未盡。賊已累累。其奴與私人方在對簿。而其主安坐朝堂視事。尤爲三百年絕無之事。末云。以真廉真謹之鄭三俊。尙不免爲法蒙譴。以極貪極橫之田惟嘉。乃容其跋扈自如。有旨冢臣以推選視事。不得苛求。蓋淄川力爲之地也。旣而惟嘉回奏疏稿預洩。緣由稱係寫本人所送。進有旨。旣係寫本人傳送。何難稽查。著卽指名速奏。唯嘉再奏。乃稱是蚤有人傳呼門外。云有人誣捏你主人事款。速速取去。門役驚起開視。則其人不能久待。竟擲檻間而去。嘻。直同兒戲矣。士聰復上冢臣

說謊面欺一疏。有旨。奏內事情。著田惟嘉據實回奏。不許一毫支飾。取咎。惟嘉窘極。乃疏請罷云。士聰之意。欲攻陷臣。希圖翻案。爲推部諸臣復謀考選。臣一日在部。其私心一日不遂。乞將臣解任聽勘。有旨。田惟嘉准解任回籍。

大學士張至發罷。上復御講筵。諸臣於文華殿門鵠立。上傳項煜方在議處。不准入班。講畢。復謝閣臣。俾項煜回奏。越兩日。而淄川罷。煜亦降三級調外任。蓋上將放淄川。不欲煜居其功。故有此傳諭。而淄川之罷。則實以洩士聰之疏於惟嘉。頗忤聖意云。

士聰聖明。燭奸疏。既下衛內。指田惟嘉家人田少峯過付事甚夥。衛役初提顏裁縫等。惟嘉舉家大驚。聞其奴有仰藥自盡者。未知卽少峯否也。然少峯究竟不出。而惟嘉之金珠。已捆載入衛帥吳孟明家矣。已而衛招上。止招盧以岑升主事。用銀五百兩。係田登弟過付於田敬宗。仍謂惟嘉初不知之。有旨提田登弟再審。已而衛招照舊止認盧以岑一事。且云並無田少峯其人。奉旨。原參事款多端。豈止盧以岑一件。何得聽其狡飾。還著嚴訊確供具奏。又衛招顏裁縫徐大章供稱。周汝弼用銀八千。濫推巡撫。係史鑿事。非大章等經手。止增招出武強知縣傅蒙麻差人持銀三百三十兩。三百送田尙書。三十衆人分用。有旨。惟嘉革職。蒙麻革任。原參六款。再嚴鞫確情具奏。

衛招再上。奉旨。田登弟既係伊大子家人。五百多金。豈有僕役瓜分之理。吳孟明不從實根究。殊屬飢徇。姑著再降二級戴罪。田敬宗革了職。提來。并周汝弼事情。嚴訊確供具奏。

田敬宗先選授都察院都事。至是提到下衛審問。供認沈萬春一事得銀六百兩。其餘如前招。有旨。沈萬

春提問。敬宗再行嚴審具奏。蓋上所重者。延撫事也。於是有稱過付非史。鑿爲張紹先者。給事中吳希哲。遂具疏參紹先。要之紹先預其事。不止紹先一人。蓋衆人深爲史鑿出脫地耳。後衛招止仍舊。奉旨田敬宗等俱著送刑部擬罪具奏。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復召對六部。本兵楊嗣昌奏。有盈城盈野善戰者。服上刑等語。上諭今天下一統。與孟子列國兵爭時不同。今不過一屬夷小醜。縱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威。奈何爲是言耶。隨戒以今後勿復言。爾時上聲色甚厲。嗣昌頓首認罪。後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用將官事。旣退。嗣昌復上疏請罪。因言應桂前任御史。曾參臣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等語。未幾而嗣昌援立。應桂逮問。其轉移之機。甚祕。甚捷。人不得而測之也。

時火星示變。皇上於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并諭各衙門俱角素修省。楊嗣昌上疏。略曰。臣聞月食五星。古今異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今茲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己酉。納音屬主。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己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烹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外。其所謂白衣之會。在宮已有。其應陰無庸致疑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觸月。在於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又云。臣稽于古。月食熒惑不爲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匈奴八部人立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議者皆以爲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屬四夷。帝從之。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嘗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

八將于南京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預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遂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其明年興兵滅漢。車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給事中何楷駁之。略曰。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其言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據。如探其立言本意。則路人咸能指之矣。引漢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於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斥安在。有旨。樞臣不必深求。嗣昌辯疏。止云。臣所引皆漢唐信史。雲臺圖畫。獨抑椒房之親。乃漢書盛事。臣比類言之。而科臣以爲指斥。豈其昨年聖諭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暴于京畿者。科臣獨未之聞乎。至于市賞招撫。不敢用兵之說。則絕不辯。蓋當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故虛虛籠罩。支吾了事。至雲臺圖畫。誠不識其立意何居也。說者謂嗣昌爰立之樞要全在此。然其邀聖眷者。不在此一疏。而所謂用心于奧竈之中者。可類推矣。

四月二十八日。上御中式門策試。考選各官。上自定三等。翰林給事御史。其餘發部量授各官。朱天麟曾就義等爲翰林。王調鼎涂必泓李嗣京任濟張爾忠高名衡等爲給事中御史。而沈迅張若麒在散數。並授刑部主事。惟蘇在。先陞蘇州同知。成勇陞南京吏部主事。俱已赴任。不及試。涂必泓復爲成勇稱屈奉旨。成勇改南京御史用。

原任兩淮巡鹽張錫命男張沆疏鹽課存解甚明事內云。臣父丁艱後。共貯庫銀二十一萬兩有奇。銷歸何處。接管按臣史堃並未嘗爲父代解。此二十一萬兩銷歸何處。疏入閣中詳擬一旨以進。及命下。所擬嚴核等語。俱行削去。止批該部知道。就中機竅。人不能知也。後南京給事張焜芳進疏補糾寺臣貪汚事。內糾史堃侵匿鹽課二十一萬兩。又糾堃與中書汪機晝夜酣飲。女優侑酒。都無官體。臨行寄贓數十萬。又糾堃知於承祖家費鉅萬。乃因告訐索銀萬兩。意猶未足。承祖避之南京。抑鬱而死。其子於道章可證。又言堃事發後。密使幹僕費金潛往書吏。唯承吾之家。意圖毀改簿籍。而未卽以張沆原揭附之。疏入。御筆批史堃著革提。尋奉旨具奏史堃鹽弊多端。賊私狼籍。比匪攬利。大干法紀。與汪機俱著革了職。并睢承吾通著提解來京究問。是時焜芳有二疏。一求改成勇爲科。已奉旨議處。一卽糾堃疏也。史堃提革之旨。特出宸裁。於是羣情翕然。頌聖明獨斷云。

真定巡按李樸疏監臣貪肆非常事。分守太監陳鎮夷貪婪暴虐。官民寒心。謹昧死特陳。具狀舊知誠郭名揚先往保定迎接。餽銀三百兩。一到任卽題充旗鼓。關通賄賂。倚爲腹心。憑聽蕭錢兩主文。本章批判盡出其手。凡攬受田產小詞。盡批解究。奸徒得志。殷懦股栗。固關把總何起龍托旗鼓送銀二百兩。求管關稅。每日抽黃錢二三千不等。單身人過。亦索錢二十文。怨聲載道。工食器用等項。不許科派。里甲非勅書所載乎。乃私用米豆發牌行唐等縣買辦。止各發銀一百八十兩。計各費過三百四十兩。有賂解富戶可問。建造衙宇。費過工料銀五百餘兩。復行趙州等處攤派。有督工王省祭可查。營兵月餉。應問易州餉司支領。忽坐下真定州縣本色豆三千石。草九萬束。是額餉竟可混徵也。營兵每月餉。

銀二兩二錢。乃每名扣除四錢七錢不等。五營官總送衙內。至領兵上關。每名該行糧升半。止給一升。草每束折銀四分入己。馬多餓倒。以致兵士憤恨。槐樹鋪逃去馬兵三百餘名。鎮城又逃去二百餘名。伴付不知。支糧如舊。至其縱兵爲盜也。任文秀躍馬截劫于普州。箭穿入骨。當經馬保印等搜獲贓錢。乃文秀不究而赤馬牽入私廐矣。王家遠司二等行劫官路。當經劉均艾等人馬連獲。乃偏聽千總王道新曲稟。而捕役反問成徒罪矣。撞門劫殺賈永先家。則有趙標莊應倫等。將珠寶衣服對人誇張。而失主不敢告官矣。劫殺郝三九拋井。則有呂世龍于武衆等。被尸親認驢喊告。而問官不敢直指爲兵矣。將官獻餽。何一不從扣尅得來。乃令郭旗鼓向每營將官索要三千兩。各先送過五百兩。獨火攻營將王震。素負氣骨。不肯應承。終日提營中官役呵責。仍央郭旗鼓解說。送銀爐銀如意各一件。羅段潞紬各十四匹。馬二匹。贏一頭。尙嫌不足。又向龍固營守備白之崑。指查賣放撈河軍人。要從參處。央郭旗鼓送銀四百兩。俱從東邊小門交張掌收入。合軍皆知。更可異者。查城上托張中軍傳意。州縣一二等各要謝薦儀二百兩。且關防何事。就中嚇取。卽藁城一縣。勒送銀壺二把。金盤盞四副。而曲陽之牙綬一網收盡。是爲何體。恣意摧辱士類。以示威風。舉人閻東井縛來庭。託生員趙必達。徑批黜退。甚且控寃之王相。嫡兄被兵趙士采。王家士等。劫殺有案。徑行提問。賊兵收營。寃生下獄。顛倒戮士。是爲何法。尤可訝者。近日鞏固營總練報升。當夜二鼓。令郭旗鼓向張德昌講話。約定銀三千兩。題補前缺。次日卽與發本。是大帥可以貨取也。一疏拔置三將領。是樞部可以不設也。不亦廢典制而肆刻章乎。至如縱放張家掌等。橫擾驛遞。倍索乾折。噴怪井陘。等縣供應不周。凌辱正印。典史驛丞。動責數十。猶其

貪戾之餘波已。若其接待有司。箕踞謾罵。稍不遂意。開口提參。逼致生日餽獻。銀鑄壽星。鑪爵杯盤。及繡段等件。充斥衙署。有各衙門小報。可據儼然自稱軍門。而勒送禮物。嗟乎。皇上有何負於內臣。而敢舉朝廷之禮法綱紀。將士吏民。一旦凌夷暴殄。至於此極也。奉旨司禮監查議具奏。當時所遣內奄。在在播惡。不獨一陳鎮夷。第他處撫按。不敢直陳。惟模能據實入告耳。後鎮夷訪模在任廉謹。無可指摘。乃託其與真定同知凌必正營私等情。必正李同鄉也。事下真定。撫按查核具奏。而彼此觀望。推諉者三載。至十四年。其事始結。模與必正俱降三級調用。

六月十八日。上召對諸臣。出題考試。尋改楊嗣昌。程國祥。俱禮部尚書。嗣昌仍管兵部事。陸方逢。年蔡國用。俱禮部尚書。范復粹。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嗣昌上所最注意。而國祥以房號。國用以牙石。若逢年復粹。則其偶及者也。房號者。國祥時爲戶部尚書。建議借合京賃居一季之租。及京直會館守寓者。亦出修理若干。其初謂可得五十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概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者。立列于崇文宣武兩大街之中。以備駕出而除道者。時培修外羅城。無從取石。國用時爲工部侍郎。建議用之。然用力甚艱。工費甚浩。得不償失也。而二臣之受知皇上。則由于此。武陵入閣。到任儼然緋袍。與江陵同說者。謂江陵藉口大婚。權從吉服。武陵則何說之辭。蓋其心已死久矣。先文肅以四品少詹超入政府。已屬異數。後韓城以僉院。黃縣以少卿。亦俱從四品超擢。尤足異云。始淄川以刑侍入韓城。以僉都入。說者謂廷尉中當亦有騰升而上者。蓋三法司之驗也。今黃縣果以理少入。然徒伴食耳。無關輕重也。時揆席旣內外兼用。館選又從知推考入。于是建議詞林亦

得于別衙門升用。故少詹紹賢升戶部侍郎。倪祭酒元璠起兵部侍郎。仍兼侍讀學士。司禮監視政府文書房視詞林。向來司禮掌印秉筆諸奄皆從文書房入。至今上而盡破舊規。更改舊章。此亦其一徵云。

